



天宋文鑑卷之五十八
奏疏

請修勅令

論監司

論王中正李憲宋用巨石得一

論新法進流民圖

論李憲

代彭思永論濮王典禮

論經筵事

又論經筵事

又論經筵事

論開樂御宴

劉

劉

劉

鄭

鄧

程

程

程

程

程



擊

俠

潤甫

順

順

順

順

順

上太皇太后書

程頤

請修勅令

劉摯

臣竊以法者天下之大命也先王制法其意使人易避而難犯故至簡至直而足以盡天下之理後世制法唯恐有罪者之或失也故多張綱目而民於是無所措其手足矣世輕世重唯聖人為能變通之祖宗之初法今至約而行之可久其後大較不過十年一變法豈天下之大民物之衆事日益滋則法不可以不密歟臣竊以謂非事多而後法密也始法繁而後姦生也神宗皇帝建因革之妙慎重憲禁无豐中命有司編修勅令凡舊載於勅者多移之於令蓋違勅之法重違令之罪輕此足以見神宗皇帝仁厚之德哀矜萬方欲寬斯入之所犯恩施甚大也而所司不能究宣主德推廣其門乃增多條目雖析舊制用一言之偏而立一法

因一事之變而生一條其意頗奇其文晦隱不足以該萬物之理達天下之情行之幾時蓋已屢變今所謂續降者每半年一頒每次不減數帙矣夫法者天下之至公也造之而不能通故行之而不能久其理然也又續降多不顯言其所舊改官司州縣故永用從事參差抵牾本末不應非所謂講若畫一通天下之志者也臣愚以謂宜有所加損潤澤之去其繁密合其離散要在簡易明白使民有避而知所謂遷善遠罪之意伏望聖慈酌時之宜完法之用選擇儒臣一二有經術明於治體練達民政者將慶曆嘉祐以來舊勅與新勅參照去取略行刪正以成一代之典施之無窮

論監司

劉摯

臣自待罪風憲屢曾以天下監司為言乞澄汰選擇誠以朝廷政令使監司得其人則推行布宣可以諭上指而究惠澤苟非其人

則所謂從善而已終於民不得被其利夫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
廷以名實為事行總覈之政而下乃為刻急該迫之行朝廷以教
化為意行寬厚之政而下乃為舒緩苟簡之事皆習俗懷利迎意
而作故所為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今雖因革之政有殊而觀
望之裕故在但所迎之意有不同耳其為患一也昨差役之法初
行監司已有迎合爭先不量可否不校利害一弊定差騷動一路
者朝廷察其意固已黜之矣推此以觀人情大約類此且天下之
事散在諸路總制于監司其大者治財賦察官吏平獄訟考疾苦
苟使者皆務為和緩寬縱苟於安靜則事之委靡不振世之受敝
不勝言也向來黜責數人者皆以其非法措歛意在市進虐民甚
者亦欲非使之漫然不省其職廢所宜治之事謂之寬厚也昧者
不達故矯枉或過其正臣謂此俗不可滋長須要人為之禁伏乞

一慈詔執事申立監司考績之制以常賦之登耗郡縣之勤惰刑
獄之當否民俗之休戚為之殿最每歲終以詔誅賞仍有今歲始
焉庶幾有所隱祐裁制之使循良者不入于弛肅給者不入于薄
然後上副聖明制治用中之意夫察時之寬猛緩急觀俗之過與
不及而張弛其政正今日事也取進止

論王中正李憲宋用臣石得一

劉摯

臣初以陛下臨御以來運動政幾以時弛張述成先帝制法
立法之意使光昭于天下利興害除四方鼓舞至於清明朝廷分
別邪正斥遠姦佞鋤去彊梗皆妙慮神斷優游閑暇不出於喜怒
不見於言色而天下之善惡已卜是非已正矣何其盛歟然於此
時臣切怪天地之和氣尚或未應忠臣義士之論尚或未平此其
故何也臣嘗究之蓋天下之元惡猶有稽誅天下之大姦猶有漏

綱而國法猶有失正此中外所以猶未厭也國之失政莫大於使
姦惡幸而免今論其大者則前日之四三官是也臣待罪風憲雖
知觸權幸言出而患入然臣有言責貪報恩遇則何卹乎身之危
哉謹為 陛下言之王中正元豐四年將王師二十萬由河東入
界計其隨軍資運役兵民夫通數十百萬衆矣中正徘徊於境上
殆半月而後翱翔乎疆外頓沙漠而不進公違詔書不赴興靈會
師之約天寒大雪士卒肌凍坐使物故十之七八古之將帥固有
無功而還者猶然當保完師旅歸報於國今精兵勁騎一無所施
自取狼狽死亡殆盡按之軍法宜即顯誅中正略不自劾請罪而
先帝以天地之量無所譴何又遣使賜予問勞然後中正徐徐求
開局厚俸自佚而去此國法未正者一也李憲之於熙河貪功生
事一出欺罔朝廷之威福柄令持於其手官吏之廢置用舍出於

其口監司帥守而下事憲也如父兄而憲之願指氣役之也如奴
隸縣官財用聽其取與內之府庫金帛轉輸萬里外之生靈膏血
漁歛百端傾之於憲如委諸壑出沒吞吐神鬼莫見而一切不會
于有司與靈之役憲首違戒約避會師之期乃頓兵以城蘭州遺
惠今日及永樂之圍憲又逗留不急赴援使數十萬衆肝腦塗地
非盈惡貫不失於總兵一路此國法不正者二也宋用臣奮其私
智以事誅求權奪小民衣食之路瑣細毫末無所不為使盛朝之
政幾甚於弊唐除陌間架搨地之事傷汙國體不卹怨讟其出入
將命捷若風火務以巧中取悅事無不諧動畫密旨故禮作威福
侵凌官司冒昧貨財更無案籍都城為之憔悴商旅所以不行澆
薄蠹害至今禁然而莫能理然亦不失享祿于善地此國法不正
者三也不得一領皇城司夫皇城司之有探邏也本欲知軍事之

機密與夫人姦惡之隱匿者而得一以殘刻之資為羅織之事縱遣伺察者所在綦布張弮而設網家至而戶致以無為有以虛為實上之朝士大夫下之富家小人飛語朝上而暮入於狴犴矣有司無古人持平守正之心以謂是詔獄也成之則有功反之則有罪故凌辱筆訊慘毒備至無所求而不得無所問而不承被其陰害不可勝數於是上下人之其情惴惴朝夕不敢自保而相顧以目者殆十年皆得一發之今不失厚奉安坐此國法不正者四也是四入者權勢鋒焰震灼中外毒流于民怨歸于國宰相執政知而不以告手上諫官御史懼而不敢論其非幸而出於聖人在上之時以先帝神武英氣鎮壓其姦不然其為禍患豈不若漢唐之宦官哉以堯之聖不免四凶之在朝至舜起而後誅殺之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如然先帝未及肆其誅于市朝而以

遺陛下陛下所宜以舜之事自任今閱歲時尚不聞以典刑誅有司臣未諭也伏乞聖慈以臣章付外議正四罪暴之天下而竄之以明國憲以服天下謹具彈劾以聞

論新法進流民圖

鄭俠

臣伏觀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以至于今經春不雨麥苗焦枯黍粟麻豆粒不及種旬日來街市米價暴貴群情憂惶十九懼死方春斬伐竭澤而漁大營官錢小求升米草木魚鱉亦莫生遂變夷輕肆敢侮中國皆由中外之臣輔相陛下不以道以至于于此臣切惟災患有可召之道無可試之形其致之有漸而來如疾風暴雨不可復禦流血藉尸方知喪敗此愚夫庸人之見而古今比比有之所貴於聖神者為其能圖患未然而轉禍為福首也方今之勢猶有可救臣願陛下開倉稟賑貧乏諸有司歛掠不道之政一

切罷去庶幾早召和氣上應天心調陰陽降雨露以延天下萬姓
垂死之命而固宗社萬萬年無疆之社君臣際遇貴乎知心以臣
之愚深知陛下養愛黎庶甚於赤子故自即位來一有利民便
物之政靡不毅然主張而行陛下之心亦欲其人人壽富而躋
之堯舜三代之盛耳夫豈區區充滿府庫盈溢倉廩終以富衍疆
大勝天下哉而中外之臣畧不推明陛下此心而乃肆其叨憺
剝削生民侵肌及骨使之困苦而不聊生坐視天民之死而不恤
夫陛下所存如彼群臣所為如此不知君臣際遇欲作何事徒
只日超百資意指氣使而已乎臣又惟何世而無忠義何代而無
賢德亦在乎人君所以駕御之如何耳古之人在山林賦詠不忘
其君其芻蕘負販匹夫匹婦咸欲自盡以贊其上陛下之朝臺
諫默然具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規避百為不敢居是職者而左右

輔弼之臣又皆食猥近利使夫抱道懷識之士皆不欲與之言不
知時然耶陛下以使之然耶以為時然則堯舜在位便有夔契
湯文在上便有伊呂以至漢唐之明君我祖宗之聖朝皆有大
忠義大賢德之臣而在中外君臣之際若腹心手足然君唱於上
臣和於下王發於內臣應於外而休嘉之德下浸于昆虫草木千
百世之下莫不欣慕而傲則之獨陛下以仁聖當御撫養為心
而群臣所以應和之者如此夫非時然抑陛下所以駕馭之道
未審爾陛下以爵祿駕馭天下忠賢而使之如此甚非宗廟
稷之福也夫得一能於道傍則違違圖報而終身厭飽於其父則
不知德此庸人之常情也令之食祿往往如此若臣所聞則不然
君臣之義父子之道也故食其祿則憂其事九以移事父之存而
從事於此也若乃思慮不出其位尸祝不越樽俎治庖人之事牛

羊茁壯會計當各以其職而不相侵也至於邦國若否知無不言
豈有君憂國危群臣乃飽食厭觀若視路入之事而不救曰吾各
有守天下之事非我憂哉故知朝廷設官位有高下臣子事上忠
無兩心與其得罪于有司孰與不忠於君父與其苟容於當世孰
與得罪於皇天臣所以不避萬死而冒千萬重之天關以告訴于
陛下者凡以上畏天命中憂君國而下憂生民耳若臣之身使其
粉碎如一螻蟻無足顧愛臣切聞南征西伐者皆以其勝捷之勢
山川之形為圖而來獻料無一人以天下之民質妻賣兒流離逃
散斬桑伐棗兵壞廬舍而賣於城市輸官輸粟遠遑不給之狀為
圖而獻前者臣不敢以所聞謹以安上門逐日所見續成一圖百
不及一但經聖明眼目已可嗟咨涕泣而况數千里之外有甚於
此者哉其圖謹附狀投進如陛下觀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

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慢天之罪如稍有所濟亦乞正臣越分
言事之刑并俟誅戮

論李憲

鄧潤甫

伏見朝廷以熙河路鬼章為寇遣內侍省押班李憲往以秦鳳熙
河路計議措置邊事司為名中外之論皆為憲雖名計議措置邊
事而軍前諸將皆受憲節制其實大帥然自詩書以降迄于秦漢
魏晉周情上下數千載間不聞有以中人為帥將者此其故何也
勢有所不便也蓋有功則負恃驕恣陵轢公卿何所忌憚無功則
挫損國威傳笑四夷非細事也唐自睿宗以來未嘗以將帥屬中
人至明皇承平日久志大事奢稍委近習會南安蠻渠梅叔鸞叛
而楊思勳請行遂許之然猶以光楚容為大都護及單行章亂黔
中始以思勳為招討使雖有禽滅醜虜之功而唐之禍萌於此矣

及代宗用魚朝恩拒史思明討僕固瑒而恃功拒命幾危社稷倚
元載除之寒心者數月以程元振判元帥行軍司馬權震天下元
勲故老皆見斥逐洎大戎來侵集天下兵無隻輪入關者此皆已
然之效也至害矣時王永宗叛以吐突承璀為行營招討處置使
諫官呂鄴許孟容呂元膺段平仲白居易等眾對延英謂苦於中
人位太帥恐為四方笑乃更為招討宣慰使而承璀卒以無功輕
謀幣賦得罪及後世區區踵其故迹而唐之禍有不可勝言者其
源蓋起於開元也今 陛下更易百度未嘗以先王為法而忽降
詔命以中人為帥縉紳士大夫皆莫知所謂夫以 陛下之仁聖
神武駕馭豪傑雖憲百輩臣等知其無能為也然 陛下獨不長
念卻慮為萬世之計乎使後世訟襲故迹徂以為常進用中人掌
握兵柄則天下之患又將有不可勝言者矣 陛下其忍襲開元

故迹而忘天下之患乎方今雖乏人然文武之士布滿中外豈無
一人可以任 陛下邊事憲出入近密荷國寵榮詔下之日大臣
不敢言小臣不敢議臣竊代匱憲府以言為職故敢盡其狂愚

代彭思承論濮王典禮

程頤

伏見近日以濮王稱親事言事之臣奉章交上中外論議沸騰此
蓋執政大臣違亂典禮不之臣不能開陳理道而致 陛下聖
心疑惑大義未明臣待罪憲府不得不為 陛下明辨其事竊以
濮王之生 陛下而 仁宗皇帝以 陛下為嗣承 祖宗大統
則 仁廟 陛下之皇考 陛下 仁廟之適子濮王 陛下所
生之父於屬為伯 陛下濮王出繼之子於屬為姪此天地大義
生人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易者也固非人意所能推移
苟亂大倫人理滅矣 陛下 仁廟之子則曰父曰考曰親乃

仁廟也若更稱濮王為親是有二親則是非之理昭然自明不待辯論而後見也然而聖意必欲稱之者豈非 陛下大孝之心義雖出繼情厚本宗以濮王是生聖躬曰伯則無以異於諸父稱王則不殊於臣列思有以尊大使絕其等倫如此而已比豈 陛下之私心哉蓋大義所當典禮之正天下之公論而執政大臣不能將順 陛下大孝之心不知尊崇之道乃以非禮不正之號上累濮王致 陛下於有過之地失天下之心貽亂倫之咎言事之臣又不能詳據典禮開明大義雖知稱親之非而不知為 陛下推所生之至恩明尊崇之正禮使濮王與諸父夷等無有殊別此陛下之心所以難實而重違也臣以為所生之父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誠一心盡父子之道大義也不忘太宗盡其恩義至情也先王

制禮本緣人情既明大義以正統緒復存至情以盡人心是故在喪服恩義別其所生蓋明至重與伯叔不同也此乃人情之順義理之正行於父母之前亦無繼間至於名稱統緒所繫若其無別斯亂大倫今濮王 陛下之所生義極尊重無以復加以親為稱有損無益何哉親與父同而所以不稱父者 陛下以身繼大統仁廟父也在於人倫不可有貳故避父而稱親則是 陛下明知稱父為決不可也既避父而稱親則是親與父異此乃下人以耶說惑 陛下言親義非不一止謂父臣以謂取父義則與稱父正父正同決然不可不取父義則其稱甚輕今宗室疎遠卑幼悉稱皇親加於所生深恐非當孝者以誠為本乃以疑似無正定之名黷於所尊體屬不恭義有大害稱之於 仁廟乃有嚮背之嫌去之於濮王不損所生之重絕無小益徒亂大倫臣料陛下之意不

必須要稱親止為不加殊名無以別於臣列臣以為不然推所生之義則不臣自明盡致恭之禮則其尊可見况當後量事體別立殊稱要在得盡尊崇不愆禮典言者皆欲以高官大國加於濮王此甚非知禮之言也 先朝之封豈 陛下之敢易爵秩之命豈陛下之敢加臣以為當以濮王之子襲爵奉祀尊稱濮王為濮國太王如此則豈然殊號絕異等倫凡百禮數心皆稱情請舉一以為率借如既置嗣襲必伸祭告當日姪嗣皇帝名敢昭告于皇伯父濮國太王自然在濮王極尊崇之道矣 仁皇無嫌貳之失天理人心誠為允合不獨正今日之事可以為萬世之法復恐議者以太字為疑此則不然蓋繫於濮國下自於大統無嫌今親之稱大義未安言事者論別不已前者既去後者復然雖使臺臣不言百官在位亦非繼進理不可奪勢不可遺事體如此終難固持

仁宗皇帝在位日久海寓億兆涵被仁恩 陛下嗣位之初功德未及天下而天下傾心愛戴者以 陛下 仁廟之子也今復聞以濮王為親含生之類發憤痛心蓋天下不知 陛下之孝事仁宗皇帝格於天地尊愛濮王之意非肯以不義加之但見誤致名稱所以深懷疑慮謂濮王既復稱親則 仁廟不言自絕辟情謫懼異論喧囂夫王者之孝在乎 四海之歡心胡為以不正無益之稱使億兆之口指斥謗讟致濮王之靈不安於上臣料 陛下仁孝豈忍如斯皆由左右之臣不能為 陛下開明此理在於神道不遠人情故先聖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設如仁皇在位濮王居藩 陛下既為冢嗣復以親稱濮王則 仁皇豈不震怒濮王豈不惻懼是必君臣兄弟立致釁隙其視 陛下當如何也神靈如在亦豈不以此觀之 陛下雖加名稱濮王安肯當

受伏願 陛下深思此理去稱親之文以明示天下則 祖宗濮王之靈交驩於上皆當垂祐 陛下享福無窮率土之心翕然慰悅天下化德人倫自正大孝之名光於萬世矣夫姦邪之人希思固寵自為身謀害義傷孝以陷 陛下今既公論如此不無徊徨百計搜求務為巧飾欺罔聖聽枝梧言者微冀得已尚圖自安正言未省而巧辯已至使 陛下之心無由而悟伏乞將臣此章省覽數遍裁自宸衷無使姦人與議其指心用意排拒人言隱迹藏形陰贊 陛下者皆姦人也幸 陛下察而下之勿用其說則自然聖心開悟至理明白天下不勝大願

論經筵事

程頤

臣伏觀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傳一作輔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

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招延各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習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 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貴上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相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夫惟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侍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臣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講習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難艱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為益豈不甚大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讀數行群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 主上冲幼 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

宋文鑑卷五十八 奏疏類 卷五十八

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太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熟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為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取進止

論經筵事

程頤

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傳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傳傳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已踈矣保身體之法無復聞焉伏惟 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前古 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三臣以為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 皇帝左右扶侍祇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朴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麗之物不接於目

濶俗之言不入於耳反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祇應以伺候 皇帝起居九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職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取進止

又論經筵事

程頤

臣竊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攝莫敢仰親萬方承奉所欲隨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惑可知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自古同患治亂所繫也故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實畏祇懼為首從古已來未有不尊賢畏相而能成其聖者也 皇帝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問學臣以為輔養聖德莫先寅恭勤容周旋當主於此歲月積習自成聖姓臣切聞經筵臣寮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為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乃與義理為順所以養 主上尊儒重道之心取進止

論開樂御宴

程頤

臣伏觀有司排備開樂御宴臣備貪勸講職在少經義輔道人主事有害義不敢不言夫居喪用喪禮除喪用吉禮因事而行乃常道也今若為開樂張宴則是特為一喜慶之事失禮意害人情無大於此雖曰故事 祖宗亦不盡行或以故而罷或因事而行臣愚竊恐 祖宗之意亦未安故也自古太平日久則禮樂純備蓋講求損益而漸至爾雖 祖宗故事固有不可改者有當隨事損益者若以為皆不可改則是昔所未違今不得復作前所未安後不得復正朝廷之事更無損益之理得為是乎况 先朝美事亦何嘗必行臣前日所言殿上講說是也故事未安則守而不敢臣前日所言冬至受表賀是也臣前後累進狂言未常得蒙採用而言之不已者蓋職之所當不敢曠廢伏望聖慈特賜聽納自中降

旨罷開樂宴直候因事而用於義為安

上 太后書

程頤

臣愚鄙之人自少不喜進取以讀書求道為事于茲幾三十年矣當 英宗朝暨 神宗之初屢為當塗者藉薦臣於斯時自顧學之不足不願仕也及 皇帝陛下嗣位 太皇太后陛下臨朝求賢願治大臣上體聖意搜揚巖穴首及微賤蒙恩除西京學官臣於斯時未有意於仕也辭避方再而遽有召命臣門下學者促臣行者半勸臣勿行者半促臣行者則曰君命召禮不後駕勸臣勿行者則曰古之儒者召之則不往臣以為召而不往惟子思孟軻則可蓋正人者處賓師之位不往所以規其君也已之微賤食土之毛而為王民召而不至邦有常憲是以奔走應命到闕蒙恩授館職方以義辭遂蒙召對臣於斯時尚未有意於仕也進至簾前

咫尺天光未嘗敢以一言及朝政 陛下視臣豈求進者哉既而親奉德音擢置經筵事出望外惘然驚惕臣切內思儒者得以道學輔人主蓋非常之遇使臣自擇所處亦無過於此矣臣於斯時雖以不才而辭然許國之心實已萌矣尚慮 陛下貪賢樂善果於取人知之或未審也故又進其狂言以覲詳察曰如小有可用則敢不就職或狂妄無取則乞聽辭避章再上再命祇受是 陛下不以爲妄也臣於是受命供職而來夙夜畢精竭慮惟欲 主上德如堯舜異日天下享堯舜之治廣社固無窮之基乃臣之心也臣本山野之人稟性朴直言辭鄙拙則有之矣至於愛君之心事君之禮告君之道敢有不盡上賴聖明可以照鑒臣自惟至愚蒙 陛下特達之知遭遇如此願效區區之誠庶幾毫髮之補惟陛下留意俯覽不勝幸甚伏以 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躬行

大道開納忠信委用耆德不止維持大業且欲興致太平前代英主所不及也但能日慎一日天下之事不足慮也臣以爲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久長之計惟是輔養 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於周公周公之爲萬世之法也臣願 陛下續高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爲可必信先王之道爲可必行勿扭滯於近規勿遷惑於衆口古人所謂周公並歎我哉周公作立政之書舉言常伯常任至於鞶衣虎賁以爲知恤者鮮一篇之中丁寧重複惟在此一事而已書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民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用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爲人生就學所以讀書史覽古今也不知讀書史覽古今乃一端爾若止

於如是則能文宮人可備勸講知書內侍可充輔道何用置官設
職精求賢德哉夫抵人主受天之命稟賦自殊歷考前史帝王才
質鮮不過人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
道而位勢使之然也伏惟 皇帝陛下天資粹美德性仁厚必為
有 宋令主但恨輔養之道有未至爾臣供職已求六侍講筵但
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傍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
歲所益幾何與周公輔成王之道殊不同矣或以為 主上方幼
且當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
法以豫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至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
前雖未晚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又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
言感之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一作思慮偏好生於內
衆口辯言樂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故折急在先入豈有太平

者乎或又以為 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不須過慮此尤非至
論夫聖莫聖於舜而禹臯 陶未嘗忘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
作傲虐且舜之不為慢遊然虞雖至愚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
蓋處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得不知是也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
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場後罷毀其
層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人心果可常乎所以聖賢
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為慮豈不深遠也哉况冲幼之君閑邪拂
違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末間以盛暑罷講比至中秋蓋踰三
月古人欲旦夕承弼出入起居而分乃三月不一見儒臣何其一
古人之意異也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肯使經時累月不親儒士
初秋漸涼臣欲乞於內殿或後苑清涼處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說
道義縱然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 太皇太后用意如此又一入

獨對與衆見不同自然清意易通不三五次便當習熟若不如此漸致待其自然是輔道官都不為力將安用之將來伏假既開且乞依舊輪次直日所貴常得一員獨對開發之道蓋自有方朋習之益最為至切故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處聖人所為必無不當 真廟使蔡伯希侍 仁宗乃師古也臣欲乞擇臣僚家子弟十歲已上十二已下端謹穎悟者三人侍 上左右上所讀之書亦使讀之卞色則入昏而罷歸當令二人侍一人更休每人擇有年宮人內臣二人隨逐看承不得暫離常情笑語亦勿禁止唯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仍使日至資善堂呈所習業講官常如教勸使知嚴障年終十三便令罷去歲月之間自覺其益自來宰臣十日一至經筵亦止於默坐而已又間日講讀則史官一人立侍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於視政特則可經筵講肄之所乃燕處也主

上方問學之初宜心恭體舒乃能悅懌今則前對大臣動輒失旁立史官言出教書使 上欲遊其志得乎欲發於言敢乎深妨問學不得不改欲乞特降指揮宰臣一月兩次與文彥博同赴經筵遇宰臣赴日即乞就崇政殿講說因令史官入侍崇政殿說書之職置來已久乃是講說之所漢唐命儒士講論亦多在殿上蓋故事也邇英殿迫狹講讀官內臣近三十人在其中四月間尚未甚熱而講官已流汗况 主上氣體嫩弱豈得為便春夏之際人氣蒸薄深可慮也 祖宗之時偶然在彼執為典故殊無義理欲乞今後只於延和殿講讀後楹垂簾簾前置御座 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察 主上進業於 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道之間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亦不可煩勞聖躬限以日數但旬月之間意適則

往可也今講讀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復差
修國子監太學條制是亦兼它職也乃無一人專職輔道者執政
之意可見也蓋惜人材不欲使之閑爾又以為雖兼它職不妨講
讀此尤不思之甚也不敢言告君之道只以告衆人言之夫告於
人者非積其誠心不能感而入也 聖人以蒲盧喻教謂以誠化
之也今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
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齊戒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
未嘗敢不宿心豫戒潛思存誠覲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
紛紛其思慮不至 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亦淺
乎此理非知者苟能曉也道衰學廢世俗何嘗聞此雖聞之必
以為巧誕 陛下高識遠見當蒙鑒知以朝廷之大人主之重置
二三臣專職 輔道極非過當今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罷凡

乞免臣修國子監條制俾臣夙夜精思竭誠專在輔道不惟事理
當然且使天下知朝廷以為重事不以為閑所也 陛下擢臣於
章野之中蓋以其讀聖人書聞聖人道臣敢不以其所學上報聖
明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於遺經不自意量以身任
道天下駭笑者雖多而近年信從者亦衆方將區區駕其說以示
學者覬能傳於後世不虞天幸之至得備講說於人主人側使臣
得以聖人之學上沃聖聽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特臣之幸
哉如 陛下未以臣言為信何不一賜訪問臣當陳聖學之端緒
發至道之淵微 陛下聖鑒高明必蒙照納如其妄偽願從誅殛
臣愚不任懇悃惶懼待罪之至。

大宋文鑑卷五十九

奏疏

論農事

范祖禹

論明堂

范祖禹

論立后上 太皇太后

范祖禹

論聽政

范祖禹

論宦官

范祖禹

論農事

范祖禹

臣近蒙賜告暫至許昌竊見畿內已苦雨滂詢之村民皆云鄉村
安靜公私少事無呼召煩擾唯是年歲未得豐熟不早則水民常
艱食夏麥既薄或不收秋苗雖茂唯憂滂損臣竊惟陛下哀
矜百姓賑恤鰥寡德澤所及可謂至厚然猶和氣未應陰陽隔并

欲修政事以應之願 陛下推其心而已矣夫天道不遠在君心
所以感之人君愛民則天亦愛人君愛民者知其勞苦而恤其困
窮天下之人至勞苦而常困窮者農民是也周公作無逸戒成王
以先知稼穡之艱難又言商之逸王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
之勞唯耽樂之從夫稼穡之艱難與小人之勞人君不可以不知
天生時而地生財自一粒一縷以上皆出於民力然後人得而用
人臣之祿受之於君故不可不報君人君之奉取之於民故不可
不愛民天子者合天下之力而共尊之凡宮室車馬服食器用無
非取於天下皆百姓之膏血也其作之也甚勞其成之也甚難安
而享之不可不思其所從來思其所從來則愛之而有不忍費財
之心憂之而有不忍勞民之心以此之心行此之政而天下不安
者未之有也天下之大生民之衆唯繫於一人之心君心靜則天

下靜君心不靜則天下亦不靜朝廷唯躬儉節用無所營為常恐
煩百姓則天下安息先王豈能入人而食之人人而衣之哉惟其
仁心修其仁政以及天下則所涉者廣矣臣願 陛下當食則思
天下有飢而不得食者當衣則思天下有寒而不得衣者凡於每
事莫不皆然唯推至誠以召和氣庶幾皇天報應降豐年之祥使
百姓皆家給人足則太平矣昔漢昭帝耕于鉤盾弄田其事至微
史臣書之蓋以昭帝欲知稼穡之艱難與周公戒成王之意同也
周世宗留心農事常刻木為耕天蠶婦置之殿庭欲見之而不忘
國家朝服等以來尤重農穡 太宗嘗謂近臣曰耕耘之夫最可
務閔春蠶既登併功紡績而繒帛不及其身田禾大稔充其腹者
不過疏糲若風雨乖候稼穡不登將如之何 真宗於內殿植稻
麥臨觀種獲欲知田畝之勞至今遵之惟 陛下深留意於農政

而常以保惠小民為先則天下幸甚

論明堂

范祖禹

臣伏見明堂大禮已在散齋恭惟仁宗皇帝若稽古典斷以聖意自皇祐二年始制明堂之禮先詔有司乘輿服御務從簡儉無枉勞費御撰樂曲舞各服靴袍崇政殿閱試雅樂如行禮之次又於禁中靴袍親書明堂及明堂之門二榜將近祀日霖雨不止仁宗禁中齋禱極於恭虔應禱開霽天日清潤風和氣協祀前夕即嚴警嚴仁宗每詣神座行禮畢鞠躬即行頌盡得位方致步移響以示肅恭之至又今侍臣補諭獻官及進徹俎豆悉安徐謹嚴無怠遽失恭質明禮畢比之他時行禮加刻之緩御樓宣赦畢降詔中書門下止絕請託應內降恩澤及原減罪犯者不得施行仁宗欽崇禋祀布詔明德傳之萬世大略如此英宗

神宗聖孝遵承皆極嚴敬今陛下嗣位五載再舉宗祀上帝顧

饗神考配侑國之大事莫重於此惟陛下內盡誠敬法則

祖宗則神天降祉群生蒙福夫齋者所以致其精明之德孔子之

所慎者齋也必有專一精潔之誠乃可以交於神禮之言齋曰心

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古之君子其齋三日必

見其所祭者誠之至也夫惟致齋肅恭然後動容周旋無不中禮

曰皇天無親克敬惟親鬼神無常享于克誠夫皇天惟親至敬

鬼神惟享至誠天人之交相去不遠惟誠與敬可以感通陛下

躬行於上則百官有司莫敢不祗肅於下經曰聖人之德無以加

於孝惟陛下恭虔祀事以教天下之孝使群臣萬國瞻望盛德

休光臣不勝拳上之愚

論立后上 太皇太后

范祖禹

臣伏奉詔旨 皇帝納后六禮今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兩省給舍
與禮部太常寺官同共詳議臣竊伏思此國家大事萬世之始福
祚所繫風化所先自古聖王重之今 陛下宜先知者有四不可不
慎也臣謹稽之上古參之後世為 陛下悉數而詳言之一日族
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曰博義所謂族姓者臣聞古之帝王所
與為婚姻者必大國諸侯先聖王之後勳賢之裔不然則甥舅之
國也不以微賤上敵至尊故其福祚盛大子孫蕃昌昔者黃帝娶
於西陵之女是為嫫祖為黃帝正妃其子孫皆有天下五帝三王
皆黃帝之後也高辛娶陳鋒氏之女是生帝堯虞舜娶帝堯之二
女釐降于媯納遂有天下大禹娶于塗山是生夏啓天下歸之子
孫享國四百七十餘年成湯娶于有莘氏子孫有天下六百餘年
周之先祖后稷生於姜嫫世有賢妃太王娶太姜是生王季王季

娶太任是生文王文王娶太妣其禮尤盛大雅歌之曰文王初載
天作之合言文王之初有識天已生賢女為之配也又曰大邦有
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自古皆禮
未有如文王之盛也太姜炎帝之後也太任太昊之後也太妣大
禹之後也太妣生十子武王周公皆聖人也其餘皆為顯諸侯周
之子孫徧于天下太妣之德也詩入美文王之聖本由太任其詩
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妣嗣徽音則百斯
男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文王之化自家及國
以正天下也周南關雎后妃之德人倫之始風化天下皆美太任
太妣也武王亦娶于姜是生成五周有天下三十餘世八百餘年
其基本蓋由此也故族姓不可不貴所謂女德者臣聞禮本夫婦
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亡繫焉三代之興皆有賢妃其亡也有孽

女夏之興也以塗山其亡也以末喜商之興也以有娥其亡也以
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其亡也以褒姒此皆聖賢所紀詩書所載
番之後世以為永鑒者也秦漢以後昏姻多不正無足取法惟後
漢顯宗明德馬后唐太宗文德長孫后憲宗懿安郭后皆有后德
出於勲賢之家其餘敗亂足以為戒而已恭惟 本朝 太祖皇
帝以來家道正而人倫明歷世皆有聖后內德之助自三代以後
未有如本朝家法也 皇帝聖德明茂履質純粹天監在下必生
聖女以佑皇家惟 陛下遠觀上古近鑒後世上思天地宗廟之
奉下為萬世子孫之計選卜窈窕以母后 國表正六宮非有德
孰可以當之然閨門之德不可著見必視其世族觀其祖考察其
家風參以庶事亦可知也昔漢之初大臣議欲立高帝子齊王賢
曰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代王母家薄氏長子長者乃立

代王是為文帝為漢之賢主亦由其母家仁善也故女德不可不
先所謂降禮者臣聞天子之與后猶天之與地日之與月陰之與
陽相須而後成者也禮曰天子聽男教后聽文順天子理陽道后
治陰德教順成俗內外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又曰天子修
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孔子對魯哀公曰古之為政愛人
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
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是故君子與敬為親捨敬
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歟哀公曰寡人
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
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人曰
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蓋深非之
也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

之主也敢不敬歎禮又曰元冕齋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
為先祖後其可以不致敬乎又曰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
也今臣與衆官討論講議皆約先王之禮參酌其宜不為過隆願
陛下勿以疑為進言者必曰天子至尊無敵於天下不當行夫婦
之禮而荀卿有言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如此則是周公之典孔
子之言皆不可信而荀卿之言可信也臣謹案禮冠昏唯有士禮
而無天子諸侯之禮故三代以來唯以士禮推而上之為天子諸
侯之禮蓋以成人之與夫婦自天子至於士則一也臣竊聞親王
宗室之間娶妻殊無齊體之禮敬而親之貴之天下豈有獨尊而
無偶配者哉至於鄙陋之禮或雜戎狄之俗或習委巷之風下自
士族上流宮禁有涉於此者願陛下一切屏絕之以正基本以
先天下故禮不可不隆所謂博議者臣聞古者天子聘后上公逆

之諸侯主之故春秋書祭公來遂逆王后千紀夫國有大事大臣
不容不預聞也昔慈聖光獻之立也呂夷簡定其議故其詔曰覽
上宰之敷言其冊曰宗公鼎臣誦言于朝先是茶商陳氏女亦預
選擇王曾宋綬皆以為言大臣繼有言者遂罷陳氏仁宗所以
為聖者能從衆也進言者必曰此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預自古
誤人主者多由此言也天子以四海為家中外之事孰非陛下
家事大臣無不可預之事亦無不當預之人且陛下用一執政
進一近臣必欲恊天下人望况立皇后以母天下乎臣恐陛下
一日降詔云立某氏為皇后則大臣雖有所見亦難乎論議矣今
陛下之所選擇若莫出其姓氏宣問大臣若聖志既定而衆議會
同則卜筮恊從鬼神其依天人之意無不同矣故議不可不博臣
幸備勸講其職在少帝王之事裨益聖德故敢獻其所聞臣之愚

誠惟中宮正位之後四海之內室家相愛則宗社之福也狂瞽之言惟 陛下留聽千冒宸嚴臣無任惶懼俟罪之至

論聽政

范祖禹

臣等伏以天下不幸 大行太皇太后登遐 陛下號慕哀毀孝性天至在廷聞者無不摧隕今總攬廢政廷見群臣四方之民傾耳而聽拭目而視此乃 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嗚呼可不慎哉可不慎哉臣等久備講讀職在論思首當獻言以助萬一 陛下宜先誠意正心推廣聖孝發為德音行為仁政以慰答天下生民之望此在 陛下加意而已非有所難也願 陛下循其本而行之則其末可以無難昔周公以成王幼弱故位冢宰治天下七年制禮作樂以致太平其功德至隆周

公成王追念其勲勞賜魯以天子禮樂使世世祀周公以為非此不足以稱周公之德也成王所以報周公如此故天下莫不歸心漢大將軍霍光尊立宣帝霍光既沒宣帝亦葬以天子之禮帝始親政事又思報大將軍功德夫周公霍光皆人臣也有非常之功故成王宣帝皆報以非常之禮而况 太皇太后 英宗之配神宗之母 陛下之祖母有大功於宗廟社稷有大德於億兆人民於 陛下之恩與天地無極豈人臣之比哉然則今 陛下所宜先者莫如報 太皇太后之德也自 仁宗以來三后臨朝皆有大功章獻明肅之於 仁宗慈聖光獻之於 英宗鞠育扶持勤勞艱難亦未得如 太皇太后之於 陛下也元豐之末 神宗寢疾已不能出號今 陛下年始十歲 太皇太后內定大策擁立 陛下儲位遂定 陛下之有天下乃得之於 太皇太后

也聽政之初詔令所下百姓無不歡呼鼓舞自古母后多私外家
 惟 太皇太后未嘗有毫髮假借族人不能唯族人而已徐王魏王
 皆親子也以朝廷之故踈遠隔絕魏王病既沒然後一往 太皇
 太后疾已革然後徐王得入進退群臣必從天下人望不以已意
 為喜怒賞罰故至公無私之德雖匹夫匹婦之口亦能道之臨朝
 九年未嘗少自娛樂焦勞刻苦以念生民所以如此豈有他求哉
 凡皆為 趙氏社稷 宋室宗廟專心一意以保佑 陛下也故
 身當其勞苦而使 陛下享其安樂之章獻明肅而親黨多僥倖
 濫恩 仁宗既親政機不免整葺故小人不能無怨今 太皇太
 后自臨朝以來左右請求一切拒絕內外肅然蓋以朝廷不可無
 紀綱故身當其然而使 陛下坐收肅清之功 陛下如欲報太
 皇太后之德莫若循其法度而謹守之 祖宗以來唯以德澤結

百姓之心欲四海安靜無事 仁宗行之四十二年天下至今思
 之恭惟 太皇太后之政事乃仁宗之政事也然而 仁宗聖性
 寬裕不忍拒人內降濫恩其後亦比比而有惟 太皇太后嚴正
 至靜不可干犯故能外斥逐姦邪以清朝廷內裁抑僥倖以肅宮
 禁九年之間終始如一故雖德澤深厚結於百姓而小人怨者亦
 不為少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 太皇太后不當改先帝之政遂
 先帝之臣此乃離間之言陛下不可不察也當 陛下嗣位之初
 太皇太后同聽政中外臣民上書者以萬數皆言政令有不便者
 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欲改故與 陛下同改之非以已之私意
 而改也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當逐 陛下與
 太皇太后亦以衆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負 先帝下負萬民
 天下之所讎疾衆庶所欲同去者也 太皇太后豈有憎愛於其

間哉顧不如此則天下不安耳惟 陛下清心照理辨察是非斥
遠佞人深拒邪說有敢以姦言惑聖聽者宜明正其罪付之典刑
痛懲一人以儆群慝則帖然無事矣 陛下若稍入其語不正其
罪則恐姦言邪說繼進不已萬一追報之禮小有不至此於 太
皇太后聖德無損而於陛下孝道有虧必大失天下之心 陛下
豈不見司馬光以公忠正直為天下所信服 陛下與 太皇太
后用以為相海內之人無不欣悅光沒之日無不悲哀乃至茶坊
酒肆之中亦事其畫像光所以得人心如此者為其能輔佐 陛
下與 太皇太后功及天下也以光之功比之 太皇太后止是
萬分之一而百姓思之如此而况 太皇太后有天地之恩於
陛下若聽小人讒說或追報有所不至或輕改其政事豈不大失
天下人心乎人心離於下則天變見於上 陛下雖欲為善以救

之改過以補之亦無及矣孝者萬行之本本既不立則其餘何足
觀焉夫小人之情非為朝廷之計亦非為 先帝之事皆為其身
之利也日夜伺候欲逞其憾者久矣 太皇太后新棄天下 陛
下初攬政事乃小人乘間伺隙之時也不可不預防之此等既上
悞 先帝今又欲復悞 陛下天下之 豈堪小人再破壞邪臣
等恭聞 陛下自 太皇太后寢疾朝夕不離左右躬親藥膳衣
不解帶憂瘁泣涕形於顏色自遭變故以來哀慕毀瘠中外具聞
喪服之禮務從至隆又下詔發揚 太皇太后盛德推恩高氏此
大孝之極也至親之際無所間然上而臣等猶言及此者竊以小
人衆多恐置 陛下於有過之地也如臣等所言雖萬上無之然
不敢不慮於未然或有纖芥流聞於外則臣等上負 陛下不先
言之罪大矣不勝憂國愛君之至惟 陛下深留聖思

論宦官

臣聞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漢有天下四百年唐有天下三百年及其亡也皆由宦官相去五百餘年如循一軌蓋與亂同事未有不亡者也漢自元帝任用石顯委以政事殺蕭望之周堪而廢劉向等漢之基業壞於元帝東漢鄧后臨朝中官用事手操上爵口含天憲順帝以後五侯專朝桓帝靈帝之時十常侍擅天下子弟親黨割剥百姓毒流四海附之者寵及三族違之者滅及五宗大考黨獄夷戮天下名士於是黃巾賊起朝野崩離及袁紹誅宦官獻帝奔播因賊而曹操因之以篡漢唐自明皇使高力士决省章奏宦官始盛李林甫楊國忠等皆因力士以唐亡之禍基於開元肅宗任李輔國末年寢疾輔國以兵劫遷明皇於西內殺張皇后及二王明皇以幽崩肅宗以駭沒貴為天子

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由用輔國一人而已代宗用程元振功臣畏諛吐蕃寇陷京師播遷于陝德宗用宦官分領神策禁兵其後天子由其所立唐室終以此亡憲宗服金丹躁忿為陳洪志所弑敬宗為劉克明所弑文宗欲言憲宗之賊謀泄仇士良殺四宰相及朝臣滅其族流血成渠朝廷半空文宗憂憤以至于沒武宗以後皆由宦官所立僖宗呼田令孜為父天下大亂黃巢賊起播遷于蜀又幸興元楊復恭自稱定策國老呼昭宗為負心門生天子劉季述等廢昭宗於東內韓全誨等劫昭宗幸鳳翔於是崔裔誅中官而朱全忠劫遷昭宗遂弑之因以篡唐觀漢唐亡國之禍其酷如此後之人主豈可不以為刻肌刻骨之戒哉 太宗特王繼恩有平蜀之功中書欲除宣徽使 太宗曰朕讀前代書史不欲宦官預政事宜徽使執政之漸也宰相懇言繼

恩有大功非此不足為賞 太宗切責宰相等乃命學士別立宣
政使之目以授繼恩布衣韓拱辰詣檢院上言繼恩功大賞薄
太宗大怒以拱辰妖言惑衆杖脊黥面配流崖州 太宗可謂深
鑒前古而寒禍亂之源矣 英宗服藥任守忠往來間構兩宮致
慈聖太后與 英宗不相悅言者劾奏其罪貶蘄州安置盡逐其
黨然後 慈聖 英宗母子如初宮省清肅至熙寧元豐間內臣
之中李憲王中正宋用臣三人者最為魁傑憲總兵熙河兼領三
路中正總兵河東兼領四路其權勢震動內外自陝以西人不敢
斥言憲各中正口勅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餓奔潰死亡最甚
憲陳再舉之策以誘夏賊致求樂階沒在熙河僭擬不法用臣興
土木之役無時休息權舟船置堆垛網市井之微利奪細民之衣
食專事剝削為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未足以謝萬姓朝廷止

從寬典量加廢黜唯憲獨死中正用臣猶存 陛下近召內臣十
人續又召數人而李憲王中正之子皆在其中又除押班二人帶
御器械一人中外無不駭愕既而聞二人以執政言其有過先罷
三人以舍人繳詞頭且輟然前來指揮首違故事又李憲王中正
之子既得入侍則中正用臣亦將進用人心不得不憂故臣敢極
言之 陛下與 太皇太后同聽政之初外逐蔡確章惇呂惠卿
等及群小人故朝廷肅清內逐張清王中正宋用臣等及群小人
故宮禁肅清內外皆無凶人故天下安靜臣歷觀近古內外肅清
未有如今日也 祖宗法度所以維持後世不可輕變 陛下柰
何先自壞之 陛下所以享南面之尊蒙已成之業四方萬里奔
走而聽命者次朝廷公正天下心服也 陛下何不慎守法度規
矩增修德政使過於垂簾之時然後不失天下之望今未及進一

賢行一善先驟用中官如此之盛四方聞之必以為政出宮掖無
復綱紀如衰季之世豈不大失人心哉夫人心一失欲復收之甚
難陛下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悅服四方竦動則他日所為有順
流之易人心先信故也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憂疑四方解體他日
雖有美意人已不信在前豈得使心服乎如此而望德業之光名
譽之隆非臣之所知也今中官止是陛下左右給事使令臣雖
至愚亦知其必未有害政之事然欲治外者必先治內欲治遠者
必先治近是以明王慎選左右壬人堯舜畏之佞人孔子遠之恐
其有損而不自覺也昔唐之時仇士良教其黨曰天子不可令閑
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則吾輩可以
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
踈斥矣士良以此固其權寵故能專恣二十餘年夫漢唐之事當

今必無然以先帝天資英睿聖學高明可謂不世出之主而內
外為小人所誤外與師旅內興百役先帝未嘗享太平之樂終
以憂勤損壽凡不便民之事皆辭小所為而使先帝愛天下之
謗臣常痛之故不願陛下復近小人蓋以此也陛下誠能聽
臣之言悉追罷除用內臣指揮未到者別與差遣已入者復授外
官則中外之人稱誦聖德萬口一辭以為至美乃可以解衆庶之
惑洗陛下之謗此如反掌之易何難而不為哉自聞近臣兩次
指揮以來外議洶洶皆云大臣不能爭執陷陛下於過舉臺諫
之臣又皆畏避中人莫敢一言但恐陛下未之知耳若使知之
必不為也臣侍經筵八年日望一日歲望一歲期陛下為令德
之主唯恐有纖毫之失故不避違拂聖意數進苦切之言陛下
每留睿聽以臣愚直見知臣亦不量微力切以獻納自任今茲事

體實繫朝政汚隆人情去就臣義均休戚榮辱不忍默默坐視敢
冒萬死而獻其忠唯 陛下裁察

大宋文鑑卷之五十九

大宋文鑑卷之六十

奏疏

論呂大防乞以旱罷

請還政

請令帶職入赴三館供職

請詔有司講究商賈利病

請廣言路參用四方之士

請復內外官司舉官法

請詔執政裁抑三省人吏僥倖

請依舊法賑濟免河北貸糧出息

請罷三舍法

論罷試中斷案入入寺

梁

梁

胡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燾

宗愈

巖叟

巖叟

巖叟

巖叟

巖叟

巖叟

巖叟

論堂除之弊

請戒約傳習異端

請用經術取士

論呂大防乞以旱罷

劉安世

朱光庭

朱光庭

梁壽

臣伏見陛下眷遇大臣極其恩禮不忍聞其過惡輕奪其位使
傷其進退之名所以委曲覆容真有天地之賜為大臣者何以副
陛下之深仁乎祖宗之時宰相率二三年以禮去今之宰相率
二三年以罪去禮去者顧義重雖有功而必去罪去者顧利重非
有罪則不去以禮去者可以復用以罪去者不可以再蓋祖宗
之大臣皆以名節自重一舉動必存大體必副人望不敢專寵祿
以自愛不敢挾權勢以自強日思以得罪為憂以妨賢為懼故率
三二年自引避位朝廷褒答自有恩數其憂者為使相其次猶須

超進數官為大學士其

去位也名益重望益高眷益厚一旦復用則中外之民莫不以為宜皆為朝廷喜之此所以朝廷重也其間亦時有貪

鄙之人當去而不去以固位戀祿清議已不容矣以之招致人言暴者過惡從而罷遣之殆不過一諫官一御史論之則已不然矣如臺諫合攻連擊有甚少一有之則終身不得復用故以禮去者多少罪去者少大臣既以法小臣從而庶士大夫化之皆磨礪振潔以節操相高風俗純美由此道也比年以來大臣皆以竊祿偷安為計寢以成風雖有大過猶巧自掩蓋恐其去位一二人言之不知去臺諫官共言之又不肯去至於紛紛不已上不能止其言竟出其章疏然後請退聖恩因而聽之公議為之鄙薄私友為之歎惜喪其節守敗其名譽冒其過咎終以踈絕朝廷雖以乏人而欲用之疑其姦心之不測世其清議之不容卒不敢用必用其以次者安得人才衆多而為用乎朝廷將無人而用矣此不可不思也 祖宗之時輔相之相非不多也然而進者必以其賢退者

必以其禮去而復來所以用之有得也今輔相之材亦不多也然而進之不必以其賢退之必以其罪去而不可來所以用之不足也臣近嘗建言乞 陛下許呂大防以自請罷去相位者正為其如此若蒙 陛下許呂大防以禮去不唯大防得其進退之道且掩覆其罪狀不為言者之所指擿不為公議之所不容使之養望於外它日用之人必無敢議者設有議者其跡以無罪而去陛下主張之無累知人之明矣是於大防真有天地之賜足稱禮職臣愚切謂仕不知朝廷之治體則不足以立朝不習國家之故事則不足以應務唐李德裕謂用寒士不如公卿之世議者以爲偏論臣廼謂之知言蓋公卿之世耳目習朝廷之治體練熟國家之故事遠方寒士有不知其始末者裕之言未為過論 太宗

皇帝深達此意始置崇文院建祕閣集四庫書選天下名能文學之士以爲校讎官給以見俸食於太官優其資秩自選人京官入者始除館閣校勘或崇文院校書及升朝籍乃爲祕閣集賢校理或優之則爲直館直院直閣其始入而官位卑者未得主判且令在館供職改京官升朝籍方得主判登聞鼓後院同知禮院之類資任漸高則或爲吏部南曹郡牧判官又高則爲省府推判官或出知藩鎮任轉運提刑又擇其久任者或遷知諫院預講讀或擢爲左右史遂典詞誥或待制內閣由此而爲公卿執政以躋台輔遠器大節方重深厚事業磊落載在史冊者前後相望外至於守土奉使藹然皆有風績可觀間有不才庸茸者叨預於其間則指目鄙笑不容於清議故累朝得人方古爲盛此實 太宗皇帝憂深慮遠養育之功也熙寧執政務欲速獲親黨假此以爲進入之

隋浮躁狂妄者爭趨之故有朝除校理而夕拜詞掖夕為直院而朝作輔臣館閣涵養之風遂至委地士人廉耻之節靡有子遺既無素養之才悉苟合士臨時選用或非其人左右史才間用俗吏以致朝廷厭薄館閣遽行寢罷 陛下即位以來招賢樂善追復太宗皇帝之政繼承列聖之業俾復三館職名又詔執政大臣各舉所知召試以充其選獨下許其供職臣愚莫知其意切計議者必謂昔之崇文院已改為祕書省已有官屬則帶館閣職名者不可供職臣愚以謂崇文院之名雖改而祕閣集賢昭文館四庫之書猶存既選英才除職名而不令供職不法 太宗皇帝養才育士之深意而徒以虛名為士大夫進取之階不唯義理未安兼亦於事無補臣愚望朝廷稽考 祖宗館閣之制選人京官除者且授祕省正字校書以此昔日之校勘選人已有改官并供職四年

除校理指揮外有自京官除者亦自校書郎二年方授校理已升朝者得兼寺監職事以此昔日之主判由此漸進以歷省府與舊帶職之人並令入館其職依舊食於太官縻以歲月使多士知陛下育才之意庶幾優游議論漸知朝廷之治體群君講習以議國家之故事庶耻清議去而復還館閣素風遂而復振朝廷自後用人不之貫才將以成太平之業臣愚以為自此為始倦倦之意推 陛下采擇臣愚不勝幸甚

請詔有司講究商賈利病

王

巖叟

伏以 祖宗盛際四方之商賈交出於塗而萬貨無所滯公私其享其利優游乎豐樂而不自知其後利專於公上商賈為之不行通都會邑至有寂寞之歡非獨商賈之患也而上下均受其弊陛下即位之始首發德音緩導洛罷市易還民衣食之源以惠養

困窮人人蒙福如遂更主有司固無復爭利之端矣然二年于今
不為不久商賈猶病乎不通而國家未獲其益何也必法有蔽於
中而講之未盡其術也伏望特詔有司深究利病以通天下之商
賈下以裕百姓而上以資縣官庶幾人物熙然復及 祖宗之盛
臣愚不勝區區

請廣言路參用四方之士

王

嚴叟

臣以謂天下之事度而知之不如耳聞其說耳聞其說不如目觀
其真今四海之大萬里之遠民情之利害不可以槩言風俗之美
惡不可以凡舉人材之賢不肖不可以互知切以 陛下所願以
察四方之事達四方之情者 數路人而已而專用一方之人非
所以廣聰明於天下也臣願 陛下常於言路參用四方之士天
下幸甚

請復內外官司舉官法

王

嚴叟

臣竊以人得於表裏不疑則可任事出於上下相應則易成此諸
府之辟召群司之表舉所以不可廢也自辟舉之法罷而用選格
可以見功過而不可以見人材中外患之於是不得已而有踏逐
奏差申差之格踏逐者陰用舉官之實而明削同罪而非善法也
選才薦能而曰踏逐非雅名也必當擇人之地而不重用之之道
非深計也委人以權而不容舉其所知非通術也臣伏望聖慈特
賜指揮復內外官司舉官法以暢公議

請詔執政裁抑三省人吏僥倖

王

嚴叟

臣伏以朝廷之弊莫甚於容僥倖以養蠹尚姑息以惠姦不治其
源而立法於下流法愈煩而弊愈多非計之得也今天下皆曰僥
倖之甚者莫如三省之胥吏歲累優秩月享厚祿日給肉食春冬

有衣寒暑有服出入乘官馬使令得營卒郊禮露賜餐又許有服
親入為吏如士大夫任子無以異而曾不限年得祿忘早其為恩
幸可謂厚矣言其供職事則一月之間或僅踰兩旬一日之間常
不滿半日其為勤勞可謂薄矣點檢諸司文字差錯乃是職分當
然何至字字論功日日計賞或升名次或減磨劫或添料錢或支
銀緡以彼易此有如已物又每遇朝廷舉動一事曾行過一紙文
書則復妄叙勞能別希恩澤如近日二王出居外第省吏有何辛
苦而亦要切以冒賞推此一端餘皆可見臣不知平居祿賜優厚
將焉用之其為僥倖可謂甚矣此蓋前宋宰執以姑息相承養之
至此賣朝廷之恩以買譽結左右之愛以固權何嘗以謹嚴紀綱
為事澄清根本為心哉故議者以為廟堂之上為天下百姓理會
弊事則必與省中吏人行遣濫恩則多靜而察之非虛語也伏望

聖慈特賜敕厲執政大臣裁抑僥倖以除蠹杜絕姑息以戢姦棄
近例禁換法復講治平以前條格循用之庶可以肅百司而正四
方

請依舊法賑濟免河北貸糧出息

王

巖叟

臣伏以救災卹患惟恐有所不至以傷其仁先王之心也隨施
以有求乘危以論利益不忍焉臣按 祖宗賑濟舊法災傷無分
數之限人戶無等第之差皆得借貸但令隨稅納元數而已未嘗
有息也故四方之人需惠者普銜恩者深郡縣倉庾以陳易新者
多其後刻薄之吏陰改舊法必待災傷放稅七分上方許貸借
而第四等以下方免出息殊非朝廷本意緣少傷放稅多是監司
的實分數餘放若放及七分者災傷已是十分况少肯放及七分
又六分之與七分相去幾何毫釐之間何以辨別幸而得為七分

別有借貸不幸而為六分則無借貸但繫檢災官吏一言之高下而被災百姓幸不幸相遠如此不可不察也三等而上均為赤子均遇天災豈容因災偏令出息計其所得則甚少論其所損則實多乖 陛下平一之心虧朝廷光大之施臣乞復如舊法不限災傷之分數並容借貸不拘民戶之等第均令免息庶幾聖澤無間感人心於至和天下幸甚如允臣所奏其河北京西淮南等路昨來水災州縣乞先次指揮施行

請罷三舍法

王 巖叟

右臣伏以法有為名則美而行之則難事有用意則良而施之則矣者三舍是也故自三舍之法立雖有高材異行未見能取而得之而彝競之患起彝競之患起而賄賂之私行而獄訟之端作獄訟之端作而防猜之禁繁博士勞於簿書諸生困於文法非復渾

然養士之體而庠序之風或幾乎息此識者之所共歎也臣竊謂庠序者所以萃群材而樂育之以完其志業養其名譽優游舒徐以待科舉者也不必科舉之外別開進取之多歧以支離其心而激其爭端使利害得失日交戰於胸中損育德養道之淳意非所以敦教化成人材也臣愚乞鑒已然之弊罷三舍法開先生弟子不相見之禁示學士大夫以不疑講肆之餘止以公私試第高下如昔時自足以獎材氣而厲風聲使多士欣欣於從學則上庠宜復有雍容樂易之美為四方矜式矣乞下禮部及司業博士共議其當

請罷試中斷案人入寺

王 巖叟

臣聞維天下之勢者存乎法持天下之法者存乎平權之而後行議之而後用使不失其平者存乎其人當張釋之為廷尉人有盜

高廟坐前玉環者奏當棄市文帝大怒曰吾屬廷尉者致之族而以法奏之釋之謝曰今盜高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文帝乃許廷尉臣以謂此不出於法之文而出於一時論議能推明輕重之意以釋上心而使天下後世莫下稱其當由是言之廷尉之選其當忽哉臣伏觀祖宗時審刑大理長官及其僚屬皆擇天下君子長者通物情知義理者以為之其用心平其特議不阿其知恩足以講明法之微意而必與情稱故天下號無冤民以今望之其遺風餘德猶釋之之在漢也後專尚刑名法術之學而慘刻之吏多在此選議事不原於法意論刑不本於人情執文以致罪順旨以成獄不知先王明慎欽恤之心而後輔之以經術申之以道德故愈務而愈遠愈嚴而愈矣試以斷案巧則巧矣然不足以得正人而足以得

校吏委理卿獨舉專則專矣然不足以任至公而足以得偏見臣愚伏乞檢會舊大理舉官法及講祖宗置審刑院大理相持並行之初意今後嚴試斷案人則釋之之徒將自為陛下用猶復刑措之治天下幸甚

論堂除之弊

劉安世

臣聞非至簡不足以待天下之繁非至靜不足以制天下之動故荀卿有言曰論一相以兼率人主之職也又曰相者論列百言之長要百事之聽裁終奉其成功以效于君惟此言之則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僚佐以次選論不容虛受是以所受愈隆而所擇愈簡所擇愈簡而所得愈多此堯舜三代之君所以垂衣拱手不煩事詔而天下晏然以治者用此道也秦漢以來官失其守君宰相之位者或不知其任在廢長之列者或不守其職因循

至今流弊日積臣請為陛下詳言之昔魏晉已後採擇庶官多由選部故晉之山濤為吏部尚書中外負品往往啓授宋以蔡廓為吏部尚書黃散已丁皆得自用廓猶以為薄已遂不之官唐制五品以上宰相商議奏可以除拜者則以制敕命之六品以下則吏部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旨畫聞無所可否謂之旨授開元中吏部置循資格限自起君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于選曹其後倅臣專朝舊典失序故陸贄抗論以謂捨朝僉而重已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廢品苟不出於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此乃唐之弊風不可不革也臣伏見近來堂除差遣多取吏部之闕不問職事之輕重才品之優劣為人擇官殊失大體如承議郎王續堂除管勾左廂公事承奉郎劉敷夫堂差權河南知錄若此之類各品至卑吏部選差固不乏使何煩廊廟一一東求臣恐三省之

事日益紛紜執政大臣汨於細務則朝廷安危之至計禮樂教化之大原使天下回心而嚮道者將何暇以及之矣然則豈所以稱陛下圖任老成委注輔弼之意或伏望聖慈明敕三省別議立法今後除兩制臺省寺監長貳以上並諸路監司瀕河並邊郡守之類所繫稍重者令依舊堂除外其餘一切歸之吏部所貴執政士簡得以留心於遠業而選部不至失職漸復舊制取進止

請戒約傳習異端

朱光庭

臣竊以天覆於上地載於下人位於中三十一貫純粹不雜有聖人作因天叙而博五典因天秩而庸五禮因天命而章五服因天討而用五刑然後三綱五常立而萬事咸治聖人為能以皇極之道彌綸輔相於其中故天下無一民一物不得其所此極盛之治後世無以復加也不幸三代既還王道不振黃老雜之於前釋氏

亂之於後黃老之術主於清淨虛無世惑猶淺唯是釋氏最為大
惑人無賢愚皆被駭率高明之士則沉溺於性宗中下之材則纏
縛于輪回患淺之俗則畏懼於禍福甚可怪也聖人曰天命之謂
性儒者當盡而後知苟不務知此而求他可乎聖人曰未知生焉
知死儒者當窮理而後知苟不務知此而求他可乎聖人曰惠迪
吉從逆凶惟影響儒者當視履而後知苟不務如此而求他可乎
聖人言行布在方冊明如日星可師可法今士大夫被儒者服當
法師聖人言行而乃自暴自棄區區奔走從士胡法古者學非而
博在四誅而不以聽今之棄先聖之言從胡人之學無乃學非而
博者乎豈可以不禁之也學宮教多士以禮義禮官正朝廷之典
禮若習異端尤當深責古者道路男子由右婦女由左重其有別
今之士大夫與民庶之家婦女恣入寺門敗壞風俗莫此之甚此

不可或不禁也臣訪開今月二十日相國寺惠林院長老開堂衣
冠大集座下聽法者曲拳致恭環拜致禮無所不盡在無知輩不
足責其士大夫皆棄吾道不知自重如此不可以不責也臣昨日
上章乞詔執政詰問今月二十日於相國寺長老座下聽法臣察
乞行教戒今後更不得造其門傳習異端及學官禮官前日亦曾
詣門聽法者止違經棄禮之罪仍乞今後應士大夫與民庶之
家婦女並不得入寺門明立之禁臣所以為陛下力言者方聖
明在御俊乂滿朝當尊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以致太平而
不當縱異端之術以惑天下伏望聖慈特賜睿斷施行

請用經術取士

朱

光庭

臣竊以 聖朝用經術取士冠越前代止是不當專用王安石之
學使後生習為一律不復窮究聖人之蘊此為失矣若謂學經術

不能為文須學詩賦而後能文臣以為不然夫六經之文可謂純粹渾厚經緯天地輝光日新者也今使學者不學純粹渾厚輝光六經之文而反學彫蟲篆刻童子之技豈不陋哉甚非聖朝之美事臣近已上封事論列今再具以經術取士之法約歸義理之文條列于左

一第一場試諸經大義六道乞令每人各治二經每經各試大義三道仍須先本注疏之說或注疏違聖人之意則先其注疏所以違之之說然後斷以己見及諸家之說以義理通文采優者為上義理通文采粗者為次義理不通雖有虛文不

合格

一第二場試論語孟子大義四道論孟各兩道考試之法與經同義

一第三場試論一道乞於荀子揚子文中子韓吏部文中出題
一第四場試策三道內兩道乞問歷代史一道時務皆試五道
三道乞問歷代史兩道問時務

右臣之所陳欲今天下學者不失宗經知根本之學不專用王安石之鑿說各以己見諸家之說窮聖人之蘊履之為事業發之為文章下之所以修身見於世上之所以歛材置之用皆不失道此臣所以區區為朝廷力言也伏望聖慈察臣管見如或可採特賜主張施行

宋文鑑卷之六十一

大宋文鑑卷之六十一

奏疏

請留安燾

王

覲

請禁絕登科進士論財娶妻

丁

隲

請下御史臺體訪小人造作謗議

丁

隲

請罷國子司業黃隱職任

呂

陶

諫立后

鄒

浩

論選忠良博古之士置諸左右

曾

肇

論批直付有司劄子

曾

肇

辭免左諫議大夫

豐

稷

論士風

游

酢

論章惇蔡下

任

伯兩

宋文鑑卷之六十一

論求言之詔未及舊弼

陳 瓘

論國是

陳 瓘

論珪華不當遽復何大正不當遽賞

陳 瓘

請留安燾

王 覲

臣竊聞同知樞密院安燾家居請郡臣愚不知聖意之所在將聽其去邪不聽其去邪臣伏見安燾與李清臣其才能皆無足以過人者當蔡確韓縝章惇張璪當國用事之際燾清臣惟務順從不能有所建明方是時不惟確縝惇璪為可去而燾清臣亦可去也然諫官御史文章列疏具言確縝惇璪之惡而罕及燾清臣者蓋知蠱政害物之根本惟在確縝惇璪而燾清臣本非為惡之人雖務順從其情可恕故言雖或及而不力也昨者清臣自尚書右丞除左丞論者謂清臣雖序遷而常才不可以更有進擢臣之說亦

如是也燾自同知樞密院除知樞密院論者以謂燾從執政不列而直出門下侍郎之上起躐太甚臣之說亦如是也蓋其時確縝惇璪未盡去小人之黨方熾得全才重德之人進為輔相以肅清邪黨而燾清臣素乏骨鯁之譽無足賴者然言者猶止欲朝廷之不更升遷而已未嘗欲 陛下逐而去之也今確縝惇璪皆已罷黜邪黨既清 先帝之舊執政惟燾清臣在焉 陛下若遂聽其去則過甚矣蓋燾若去即清臣迹亦不安而復須求去其勢然也臣向論縝璪姦邪累蒙 陛下宣諭欲存留舊人此聖度高遠過於常情萬萬然縝璪姦邪顯著勢不可留以害政故終為衆論之聽不容 陛下必欲留舊人燾清臣可留也燾清臣雖常才而留之無害於聖政去之有損於國體此公論也臣竊見言事臣僚惟務以彈劾為事今燾之求去彼雖或知其留之為便而必少肯為

陛下言者避嫌疑也臣不敢以嫌疑之故不盡忠於陛下惟聖慈詳酌

請禁絕登科進士論財娶妻 丁 隲

臣竊聞近年進士登科娶妻論財全乖禮義衣冠之家隨所厚薄則遣媒妁往返甚於乞丐小不如意棄而之它市井鬪鬪出捐千金則買買而求安以就之名掛仕版身被命服不顧自為待計玷辱恩命虧損名節莫甚於此陛下上法堯舜旁視漢唐開廣庠序遴擇師儒自京師以達天下教育之法遠過前古而此等天資卑陋標置不高筮仕之初已為汚行推而從政貪墨可知臣欲乞下御史臺嚴行覺察如有似此之人以典法從事庶幾醇厚風教以懲曲士

請下御史臺體訪小人造作謗議 丁 隲

臣竊聞近有小人多與謗議密相傳報驚動中外之聽或虛稱朝廷升黜臣僚或妄言臺諫官非意彈斥百官或文致姦言以厚誣近臣或造為惡名以玷辱多士如五鬼十物之類易也其實出於被罪流落之人私挾喜怒陰遣子弟門人出入明比互為聲援上則欲惑亂君臣以成疑似之禍下則欲離間同心轉相猜忌以墮又大之業此其用意豈淺哉不可不察也昔唐穆宗之時有八關十六子之說為後世譏笑今二聖居上區別善惡進賢退不肖元首股肱夙夜孜孜勵精求治惟恐不及非有穆宗之時八關十六子之事而姦肆者猶能巧作飛語公然喧播自京師以達四方扇搖流俗為害不細不於此時痛行禁止則恐浸以成俗傷薄風化臣切憂之伏願陛下特降睿旨下御史臺體訪其主名付之吏議置于典法以消讒邪橫逆之黨天下幸甚

奏疏類 卷之六十一 奏疏類

請罷國子司業黃隱職任

呂陶

臣竊以士之天患在於隨時俯仰而好惡不公近則廢喪廉恥遠則敗壞風俗此禮義之罪入治世之所不容也太學者教化之源所以風勸四方而示之喪則一有不令可以誨人臣伏見國子司業黃隱素寡聞學薄於操行又任言責殊無獻告惟附會當特執政苟安其位及遷庠序則又無以訓導諸生注措語言皆逐勢利且經義之說蓋無古今新舊惟貴其當先儒之傳注既未全是王氏之解亦未必盡非善學者審擇而已何必是古非今賤彼貴我務求合於世哉方安石之用事其舊立於學官布於天下則膏淺之士莫不推尊信嚮以為介於孟子及其夫位而死則遂從而詆毀之以為無足可考蓋未嘗聞道而燭理不明故也隱亦能誦記安石新義推尊而信嚮之矣矣一旦聞朝廷欲議科舉以教學

者浮薄不根之弊則諷諭其太學諸生凡程試文字不可復從王氏新說或引用者類多出降何取捨之不一哉諸生有聞安石之死而欲設齋致奠以伸師資之報者隱輒形忿怒將繩以率斂之法此尤可鄙也夫所謂師弟子者於禮有心喪古人或為其師解官行服與負士成墳者前史書以為美後世仰以為高此固不論其學之是非而特貴其風誼爾昔彭越以大惡夷三族詔捕收視者繫布一勇士敢祠而哭之漢祖猶怒而不殺班固亦以為能知所處蓋氣節之可尚也今安石之罪雖暴於天下惟其師弟子之分則亦不可輒廢而諸生之設齋致奠又非彭越繫布之比隱何必忿怒而遽欲繩之以法乎抑可見其不知義也向者有司欲復聲律朝廷方下其事集群臣而議之隱乃不詳本末奉為定律揭榜學舍謂朝廷已授詩賦使學者知委傳播四方人皆疑惑此又

見其躁妄趨時之甚也夫道德所出之地長育多士而庶幾成材
乃以斯人為之貳則何以養廉耻厚風俗哉伏請早行罷黜以示
勸戒無使邪險之士久累教化之職

諫立后

鄒浩

臣聞禮曰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成者也天
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然則立后以配天子
安得不審今陛下為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劉氏一時公議
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耳蓋皇后
郭氏與美人尚氏爭寵致罪仁祖既廢后不旋踵并斥美人所
以示公也及至立后則不選於妃嬪必選於貴族而立慈聖光
獻所以遠嫌也所以為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以罪廢孟氏與廢
郭氏實無以異然孟氏之罪未嘗付外雜治果與賢妃爭寵而致

罪乎世固不得而知也果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亦不妃而
知也若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并斥美人以示公固有仁祖故
事存焉若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不立妃嬪以遠嫌亦有仁祖
故事存焉二者必居一於此矣不可得而逃也况孟氏罪廢之初
天下熟不疑賢妃以為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
下臨朝慨歎以廢后為國家不幸又見宗景有立妾之請陛下
怒其輕亂名分而重賜譴責於是天下始釋然不疑陛下立后
之意在賢妃也今果立之則天下之所以期陛下者皆莫之信
矣載在史冊傳示萬世不免上累聖德可不惜哉可不惜哉且五
伯三王之罪人也其葬立之會載書猶首日無以妾為妻况陛下
之聖高出三王之上其可忽此乎萬一自此以後士大夫有以妾
為妻者臣竊糾劾以聞陛下何以處之不治則傷化敗俗無以

為國治之則上行下易難以責人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夫名之不正遂至民無所錯手足其為害何可勝道尤不可不察也臣伏觀陛下天性仁孝追奉謨烈惟恐一毫不當先帝之意然先帝在位動以二帝三王為法斥兩漢而下不取今陛下乃引自漢以來有為五伯之所不為者以自比是豈先帝之意乎是豈繼志述事所當然者乎此尤公議之所未諭也臣觀白麻內再三言之者不過稱賢妃有子及引求平祥符立后事以為所咨之故實臣請論其所以然者若曰有子可以為后則求平中貴人馬氏未嘗有子也所以立為后者以冠德後宮故也祥符中德妃劉氏亦未嘗有子也所以立為后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况貴人之絲實為馬援之女德妃之時且無廢

后之黜其與賢妃事體迥然異矣若曰賢妃冠德後宮亦如貴人鍾英甲族亦如德妃則何不於孟氏罪廢之初用立慈聖光獻故事便立之乎必遷延四年以待今日果何意邪必欲以此示天下果信之邪燕臣聞頃年冬享景靈宮賢妃實隨駕以往是日雷作其變甚異今又宣麻之後大雨繼日已而飛雹又自告天地宗廟社稷以來陰靈不上以動人心則上天之意益可見矣陛下事天甚謹畏天甚至尤宜思所以勤天而致然者致之人事既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安可不留聖慮乎夫成湯聖君也仲虺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不吝高宗賢君也傳說不告以拒諫而告以從諫則聖臣雖愚不足以方古諫者常念唐太宗猶有耻君不及堯舜之臣况直可以為堯舜如陛下之聖而於身親見之乎是以不敢愛身冒犯天威圖報陛下親自識拔大恩之萬一而區

區血誠盡於此矣惟陛下俯從而改之不以爲吝則萬世之下所以仰望陛下之聖者亦將在成湯高宗之上矣豈不美哉豈不美哉伏望聖慈深賜詔納不以一時改命爲甚難而以萬世公議爲足畏追停冊禮別選賢族如初詔施行庶幾上答天意下慰人心爲宗廟社稷無疆之計不勝幸甚不勝幸甚

論選忠良博古之士置諸左右

曾肇

臣聞玉雖美追琢然後成珪璋金雖堅砥礪然後成利器人主雖有自然之聖質必賴左右前後磨礱漸染所聞正言所見正行然後德性內充道化外行以之知人則無不明以之舉事則無不當故周公之戒成王自當有常任至亮賁綴衣趣馬小君左右僕百司庶府必皆得人以爲立政之本穆王之命伯冏亦曰命汝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

便辭側媚其惟吉士下至西漢猶詔郡國歲貢吏民之賢者以給宿衛則虎賁之任也出入起居執器物備顧問皆用士人如孔安國之掌唾壺嚴助朱買臣之專應對則左右僕之任也雖用人有媿于古亦一時之盛矣其後唐太宗平定四方有志治道則引虞世南等聚於禁中號十八學士退朝之暇從容燕見或論古今成敗或問民間事情每言及稼穡艱難則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議息征徭以至諷誦詩書講求典禮咨詢志倦或至夜分若夫軍國機微事務得失則責之輔相悉不相干其上下相與之際如此是以後世言治獨稱正觀惜其一時之士不以堯舜三代之道啓迪其君故其成就止此矣夫以正觀之治猶須招集賢能朝夕親近然後成功又况有志於大者乎伏惟皇帝陛下聰明慈惠有君人之德以靜淵默有天下之度方且躬親聽斷勵精爲治

其志大矣臣謂宜於此時慎選忠信端良博古多聞之士置諸左右前後以參諷議以備顧問 陛下聽政之餘引之便坐講論經術諮詢至道不必限其日特煩其禮貌接以誠意假以溫顏庶使人得盡情理無不燭於以增益聖學裨補聰明漸染磨礱日累日積循習既久化與心成自然於道不勉而中於事不思而得非僻之習異端之言無自而入矣如是而施之任人則邪佞者遠忠直者伸以之立事則言而為天下則動而為天下法其於盛德豈曰小補之哉且夫深處法宮之中親近褻御之徒其損益相去如此唯陛下留意毋忽

論內批直付有司

鄒浩

臣伏見 陛下即位以來更張政事除民疾苦開廣言路收拔淹滯每一令之出內外無不驩呼相慶以至未明求衣辨色臨朝躬

視聽斷夙夜不懈推今日欲治之心為之不已太平之功指日可待然臣切有所見不敢緘默苟止臣待罪右省伏觀內中時有批降指揮除付三省樞密院外有直付有司者雖 陛下睿明必無過舉然付之事體終有未安蓋帝王號令不可輕出必經中書參議門下審駁乃付尚書省施行不經三省施行者自昔謂之斜封墨勅非盛世之事 神宗皇帝正三省官名其意在此臣愚伏願陛下凡有指揮須付三省樞密院施行更不直付有司以正國體其三省樞密院若奉內中批降指揮亦須將前後勅令相參審度可否然後行下不可但務急速奉行以為稱職蓋三省樞密院皆執政大臣 陛下委以平章朝政之人其任非輕不同胥吏但以奉行文書為事又帝王號令務要簡大若夫立法輕重委曲關防皆有司之職非人主之務書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

有司之牧夫蓋謂此也至於內外臣僚干求內降恩澤侵紊紀綱
增長僥倖以 陛下聖明必不容許臣亦不復以為言更願 陛
下戒之嚴行杜絕無使小人乘間得入天下幸甚

辭免左諫議大夫

豐 稷

臣伏准尚書省劄子已降告命除依前官試諫議大夫者臣聞孔
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人主守崇高富貴之
極心易放逸選正人置諸左右雖有無道之心終不為桀紂惡德
自取敗亡故能謹守宗廟保社稷而比者臺諫官貪闕久矣下情
壅於上聞 陛下入承大統念創業之艱難思守成之不易詔求
明於治體堪任言責之人天下曉然皆知聖心欲廣聰明欲新盛
德欲輔朝廷闕失人人莫不懼忻鼓舞有樂生之意臣遭遇聖慈
惕然震畏莫知所措臣伏見元豐五年釐正官制諫官以諫爭為

職不為容悅逢君之惡不懷觀望險害忠良不以聲色為常事以
蠱上心不心滯巧為末務以蕩上意不以細故塞責不以沽激盜
名俯仰之間無所愧怍方能稱其責臣量分度力不能任重不宜
虛受自貽失職之罪伏望聖慈矜察追寢成命

論士風

游 酢

天下之患莫大於士大夫至於無耻則見利而已不復知有他如
入市而攫金不復見有人也始則衆笑之少則人惑之久則天下
相率而效之莫知以為非也士風之壞一至於此則雖力之未將
盡爭之雖殺人而謀其身可為也迷國以成其私可為也草竊姦
兇奪攘矯虔何所不至而人君尚何所賴乎古人有言禮義廉恥
謂之四維四維不張國非其有也今欲使士大夫人人自好而相
高以名節則莫若朝廷之上唱清議於天下士有頑頓無耻一不

容於清議者將不得齒於縉紳親戚以為羞鄰黨以為辱夫然故
士之有志於議者寧飢餓不能出門戶而不敢以喪節寧阨窮終
身不得聞達而不敢以敗名廉耻之俗成而忠義之風起矣人主
何求而不得哉惟 陛下留意

論章傳蔡下

任 伯雨

臣先累有奏狀言章傳蔡下迷國罔上脇持 哲宗以不孝之君
迫懼 哲宗以不利之實激 哲宗使怒惑 哲宗使疑謗毀
宣仁聖烈保佑之功傳致 元祐皇后疑以之罪引功自慶歸過
哲宗挾天子賊害忠良肆說說幾危神器自古姦臣為害無甚於
此去年上封事數千人乞斬傳下天下公議只此可見蓋下謀
之傳行之蔡下之罪有過章傳臣前來奏狀已言之今更詳具大
事六件如後一元祐六年 哲宗皇帝始納元祐皇后前此未納

后時禁中嘗求乳婢諫官劉安世等連上章論列 皇帝既未兩

君不知官禁中求乳婢何用宣仁聖烈令兩府宣諭是各家高氏

所覓安世乃止紹聖初蔡下還朝論及此事以為宣仁有廢立之

意乞追廢為庶人一自紹聖已來竄逐臣僚應 哲宗皇帝批出

行遣者並是蔡下誣罔先於 哲宗前密啓進入劄子 哲宗依

劄子上語言批出至今劄子見在一紹聖三年官中厭勝事作

哲宗方疑未知所處章傳欲召禮官法官共議蔡下云既是犯法

何用禮官乃建議乞掖庭置獄只差內臣推治更不差有司同勘

若非蔡下建議 哲宗必未廢元祐皇后一編排元祐中臣寮章

疏乃蔡下建議下與蹇序辰自編排傳不曾與及下具姓名乞行

遣傳即奉行一鄒浩以言事忤旨蔡下即首先奏云呂公著曾薦

浩浩以此詆譏故 哲宗愈怒遂編管浩下又執奏乞治浩親故

天文蓋卷六十一 卷五十五

送別之罪 哲宗不從三次堅請乃許置獄一蹇序辰乃卞死黨
首建看詳理訴之議安^傳助之章^傳遲疑未許卞即以相公二心
之言迫之以此^傳即日差官置局凡此皆蔡卞謀之章^傳行之也
按卞陰狡險賊惡機滔天^傳雖凶恨每為制伏執政七年門生故
吏徧滿天下今雖薄責如卞在朝人人惴恐不敢回心向善朝廷
邪正是非不得分別馴致不已姦人復進天下安危殆未可保只
如去年臣僚上言蔡卞之惡過於章^傳乃自太平州移池州順流
三程一日可到愚弄朝廷僅同兒戲蓋人人畏附^傳卞至今未已
故寧負 陛下不負^傳卞大姦元惡未正典刑人情憤歎天象示
戒故自今年正月至今兩月陰雨蓋蒙氣之證於此可見昔周饑
充商而年豐衛旱代邢而得雨今^傳自以異議當受大戮所有卞
悉伏乞 陛下早賜宸斷明正典刑以答上天蒙氣之證候王^傳

卞典刑之日乞 陛下差人於朝堂道路間采聽若人人不相慶
臣并伏罔上之罪

論求言之詔未及舊弼

陳 瓘

臣初觀 陛下近因日食詔許中外臣民實封言事天下之忠言
必自此而進矣然而求言之詔普逮於臣而乞言之禮未加於黃
若切慮耆德故老久去朝廷或在謫籍或已得謝忠於徇國意欲
有言泛然應詔則非舊弼之體密貢封事則有強聒之嫌若非聖
問俯及隆謙示敬則黃耆之言或不樂告是以周家忠厚尊事黃
耆秦穆改過復詢黃髮詩書所載聖主之所宜行也願因側身懼
變之時明示養老乞言之禮必有嘉謨來助初政格王正事無先
於此伏望 陛下上稟慈闈議而行之天下幸甚

論國已

陳 瓘

臣竊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古之聖王以百姓心為心故朝廷之所謂是非者乃天下之是非也是以國是之說其文不載於二典其事不出於三代雖楚莊王之所以問孫叔敖者乃戰國一時之事非堯舜之法也然其言曰夏桀商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捨者為是不合其取捨者為非則是孫叔敖之意亦不敢以取捨之利而害天下之公是非也若夫取捨簡擇一以私意合我者是異我者非此楚莊王之所不取也豈聖時之所宜哉所有國是故事一件謹錄奏聞

論瑤華不當遽復何大正不當遽賞

陳 壘

臣二十二日稟職事因論朝廷之議未及瑤華而先賞何大正等失於大遠蓋以當時詔旨以謂內稟 兩宮外咨宰輔之意人所共喻 兩宮之訓外人不知但聞秘獄初與推鞠嬪御獄詞既

其遂及中宮朝廷皆以為當行其事遂告于天地國威所脅誰敢出言至于今日言路既開是以大正之徒敢陳既往之事意雖可取言亦無難况開六正所陳其事不一請復瑤華者乃其所言之一事而已然而外議詢詢溢語相傳皆以謂臣下之所以賞大正者將欲復瑤華故也當時預議執政即今皆在朝廷憂廢者之復興恐身禍之莫測雖知聖度之寬大亦慮言者之沸騰使其各有懼心蓋由恩及大正臣故曰賞之遽也雖然前日之事以母子之動靜而定是非於獄辭茲固非所以習天下而尊堂陛也又况當時推劾事由郝隨察牘雖存豈足盡據設有宛仰理合辨明然而訓果出於 兩宮則 先帝當時不得不從事既干於恭陵則 陛下今日安可輕改假使昔者 兩宮無堅確之命 先帝有常悔之心大正踈逐何由得知然則朝廷莫大之政國家難處之事

宋文鑑卷六十一
未可以卒然而議也臣願陛下先思昔者所以致此之因然後
罪之赦之皆得其宜矣臣謂致此之因生於元祐之說也以繼
神考為說以讎毀宣仁為心其於元祐之事譬如刈草欲除其
根瑤華乃宣仁之所厚又於先帝本無間隙萬一瑤華有預
政之時則元祐之事未必不復是以任事之臣過於久遠之慮若
刈草而去其根則孟氏安得而不廢乎知經術者獨謀於心宰政
柄者獨行於手心手相應實同一體方其造謀之時自謂密矣而
見微之士原始知終彼患失安位之人不能正救雖有可罪然而
春秋之法專責造意之人而已臣願陛下考往驗今詢謀于衆
或採芻蕘之論或乞黃耆之言議之既熟乃發成斷大明誅意之
法則首惡者懼曲示含垢之恩則獲免者衆如此則事體無傷謫
罰不廣耿育宣布所起之言可示於天下仁祖專責范諷之意

可法於今日干不靜擾繫此一事願陛下上稟慈闈詳擇施行
天下幸甚

大宋文鑑卷之六十二

奏臨

論蔡京

陳 瓘

請檢尋文及甫究問獄案

龔 夫

論蔡王府獄

江 公望

論遷察

江 公望

論馮漸

崔 鷗

再論馮漸

崔 鷗

論蔡京

陳 瓘

臣聞盡言招禍古人所戒言語之臣豈能免此臣伏見翰林學士
曾蔡京當紹聖之初與其弟卞俱在朝廷導贊章○共作威福
卞則陰為謀畫○則果斷力行且謀且行者京也下哲宗薦於繼

遷專於委任事無大小信傳不疑下於此時假繼述之說以主私
更博亦此時因委任之爲自明已功京則盛推安石之聖過於
神考以合其第又推定策之功毀廢斥宣仁以合章傳之矜伐
京爲有助下之幸悖京實養之當此之時言官常安民屢攻其罪
京與傳下安怒安民協力排陷斥爲姦黨而孫諤董敦逸陳次升
亦因論京相繼黜逐又管宗晚得鄒浩不由進擬公之言路浩能
忘身徇節上副聖知京又因其得罪從而擠毀是以七年之間五
害言者撓朝廷之耳目成私門之利辨言路既絕人皆稱黑凡所
施行得以自恣遂使當時之所行皆爲今日之所防臣請略指四
事皆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也蔡卞之薄神考陛下既明其罪
矣兄弟同朝墳塋相應事無異議罪豈殊科一黜一留人所未論
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一也邢恕之累宣仁陛下既明其罪

矣宣訓之語究治之事陛下既察其誣造於是司馬光劉摯梁
燾等皆蒙叙復京嘗奏疏請誅滅摯等家族審如京言則所以累
宣仁者豈特邢恕一人而已哉在恚則逐之在京則留之其可以
塞邢恕不平之口而慰宣仁在天之靈乎此天下之所以議京
者二也章傳自明定策之功追貶王珪京亦自謂元豐未命京帶
開封府劄子携劄之內欲斬王珪京之門人皆謂京於此時禁制
宣仁京亦有社稷之功今之陛下雪珪之罪還其舊官則是以傳
之貶珪爲非也在傳則非之在京則留之如是傳有詞矣珪有憾
矣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三也章傳之初篤信京卞傾心竭意隨
此二人假繼述之說以行其私三人議論如出一口自紹聖三年
九月下爲執政於是京有觖望而與傳睽矣四年三月林希爲執
政於是京始大怒而與傳絕矣自今觀之京之所以與傳睽絕者

為國事乎為己事乎然京之所以語人者曰我恥^傳而^傳不聽也
我故絕之我教下而下不從也我故怒之我其第下不相往來父
矣我得國事今與愛弟不相往來而况於^傳乎臣切料京之所以
欺之陛下者亦必以此言也何以驗之卜之赴江寧也京往餞之
期親遠行法當賜告而京之所以牒關門者初以妹行為請法不
許也遂請執假終不敢以第下為言雖在朝假而日至國門之外
京之勤肅如此即不知卜陛下皆得其真此明主之所宜察也
且元弟同朝也議國事自無不往^上之理假使不相往還豈人
倫之美事乎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四也 陛下即位之初以用
賢去邪為先而京之蒙蔽欺罔曾無忌憚 陛下必欲留京於朝
者其故何哉臣知之陛下聖意本無適莫而京之所以據位希進
半不可拔者蓋以韓忠彥曾希不能為國遠慮輕率自用激成其

勢故也京下同惡天下所知若用天下之言以合公議則顯正
人之罪何難之有忠彥等不務出此而果於自用於是託於謀師
而出之太原雖加以兩學士之職而實以詭計除之想當進擬之
時必有不情之奏用奇設策不由誠心 二聖安得而無疑公議
亦以為未允及京之留布復爭辨再三之瀆無以取信相激之勢
因此而成唐明皇欲用牛仙客為尚書張九齡以為不可明皇曰
但加實封可乎九齡又以為不可明皇變色曰事皆由卿耶李林
甫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由是明皇
悅林甫之言宰相仙客而九齡自此浸踈終見黜罷令忠彥及布
無九齡之望而京之氣蹙過於仙客因勢觀望而為林甫之言者
不知幾何人也 陛下進賢退邪法則堯舜明皇之事固不足道
然而天下之心皆疑 陛下有大用京之意者以京之復留故也

京之所以復留者以忠彥等去之不以其道故也去之不以其道則留之者生於相激萬一京果大用則天下治亂自此分矣崔群謂唐之治亂在李林甫張九齡進退之時今京輕欺先帝與卞無異而又歸過於先烈賣禍於卞曲為自安之計而陛下果留之也今既可復留後亦可以大用天下治亂之勢繫於一京崔羣之言可不念耶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禍亂之機不及以不早辨也陛下嗣位之初首開言路可謂知所先務矣臣愚首預茲選明知京在朝廷必為大患而不能以時建言萬一有意外不虞之變陛下翻然悔悟誅責當時言事之臣則臣雖碎首陷胸何補於事此臣所以憤悶而不敢默也臣嘗為卞所薦與京無纖介之隙所以言者為國事耳非特為國亦為蔡氏也自古不忠之臣以私害公初因自利終必累國國有他適私家將安歸乎卞

之尊紹王氏知有安石豈知有神考知有金陵豈知有京師絕滅史學一似王衍重南輕北分裂有萌臣之痛心默憂非一日也真宗景德中北虜至澶淵王欽若請駕幸金陵當時若用此計則天下分為南北久矣賴真宗用寇準之言所以四方混同得至今日天錫陛下聰明仁勇融會南北去卞不疑然而京尚未去人實憂之兄弟一心皆為害國一去一留失政刑矣唐會昌中工部尚書薛元賞與其弟京兆少尹權知府事元龜皆宰相李德裕之黨及德裕既敗貶元龜為崖州司戶元賞為忠州刺史廼者蘇軾及轍亦兄弟也古今故事非不明白何獨一京獲以討免枉朝廷之法今以徇一京不知祖宗基業何負於蔡氏乎且自京卞用事以來牢籠薦引天下之士要路得美官者不下數百人其間才智藝能之士可用之人誠不為少彼皆明知京卞須國欲洗

必自新捨去私門顧朝廷未有以招之耳臣謂京在朝廷則此數
百千人者皆指為蔡氏之黨若京去朝廷則此數百千人者皆朝
廷之用所以消合朋黨廣收人才正在陛下果於去京而已此
非臣之臆說乃神考已用之術也熙寧之末王安石呂惠卿紛
爭以後天下之士分為兩黨神考患之於是自安石既退惠卿
既出之後不復用此兩人而兩門之士則皆兼取而並用之也當
時天下之士初有王黨呂黨而朋黨之禍終不及於朝廷者用此
術耳今陛下留京於朝廷而欲收私門之士是猶不去李昇錢
鏐而欲收江浙之士也不亦難乎然則消黨之術雖在去京而已
今京關通交結其勢益牢廣布腹心并謀私計羽翼成就可以高
飛愚弄朝廷有同兒戲陛下皆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
無及矣自古為人臣者官無高下干犯人主未必得禍一觸權臣

則破碎必矣或以為離間君臣或以為買直歸怨或托以他事陰
中傷之或於已黜之後責其怨望此古之人所不免也臣豈敢自
愛其身乎若使臣自愛其身則陛下不得聞京之罪矣國家內
外無事一百四十一年矣太平之久古所無有甚可畏也譬如年
老之人康寧無疾日服溫暖猶恐氣衰至於保養陰邪必成心腹
之後京在朝廷何以異此伏望陛下慎保祖宗之業獨將威
福之柄斷目宸衷果於去惡天下幸甚

請檢尋文及甫究問獄案牘

龔 夫

臣竊聞自古姦臣殘敗善類以防後患必置之死地而善人脩身
無大過失欲求其罪惡之實而不可得故託以悖逆無驗之罪又
慮其異時子孫誅理於朝故必故滅族而後已此自古姦邪之常
態也臣近觀前日文及甫之書究問之獄不意茲事出於聖朝

使愚臣痛心疾首感憤流涕臣竊惟 宣仁聖烈皇后撫佑 先
帝慎擇累朝重望之臣實之左右輔道德彌論朝政九年之間中
外安靜此天下之所共聞也前日止緣一二姦邪輩被黜逐遂敢
欺罔朝廷成此大獄以報私仇必欲族滅無辜以快其意當是之
時天地變色日月無光積陰踰時中外詢懼以至豈出四方譴告
甚著 先帝為之肆赦求言以答天戒而姦臣之忿不已持之益
堅由是廷臣死於瘴海家族不許生還至有一門二十餘喪者然
則雖無刀鋸其實族滅也朽骨銜冤沈魂為厲以及於斯痛不忍
言今及甫等罪上賴聖斷已行寬斥而當時祕獄必有案牘章疏
可以見其銀鍊文致附會欺罔之人若不早行根究必慮蔽匿族
滅無所歸咎則天下何以知其非 先帝之本意伏望聖慈特賜
睿言須管檢尋當時昭證文書以止姦臣之罪以慰天下之望

論蔡王府獄

江公望

臣聞天下之理有隙則物皆可入故聖人塗隙於未開之前有迹
則瑕者可指故聖人泯迹於未形之際物可入則親者雖矣瑕可
指則疑者實矣在物之理雖甚陳遠者尚且如此矧閨門之內骨
肉之間其可不察耶臣訪聞蔡王府吏相告有不順之語浸淫恐
及蔡即開封府已行根治臣聞之駭所流決驚悸不能自持豈有
極治之世太平之時延容小人銜私怨逞不軌謀離間 陛下骨
肉之親者乎象之於舜焚廩浚井其逆心已明矣擁二友坐床鼓
琴其逆謀已成矣舜未嘗藏怒宿怨卒封之有庠而富貴之唯恐
不得象之心也至魏文帝褊忿疑忌一陳思王且不能容故有煮
豆燃箕相煎何太急之語為天下後世笑豈不思兄弟天之大倫
也有手足相并之親有首尾相應之義有墳篋之和有友于之樂

故孔子以不問於父母兄弟之言為孝蓋親隙不可開隙開則言可離貳疑迹不可顯迹顯則事難磨滅 陛下之得天下天下歸之也章惇嘗黨前持異議已有隙迹矣蔡王出於無心年尚幼少未達禍亂之前故恬不以為恤 陛下一切包容已開之隙復塗矣已顯之迹復泯矣恩意溼緝歎終不失兄弟之情與夫區區未能忘天下操以自狹者不啻相十百矣伏望 陛下勿以靄昧無根之言而加諸至親骨肉之間俾 陛下有魏文相煎太急之際而忘大舜親愛之道豈治世之美事也伏望 陛下密詔所司凡無根之言勿形被牘箠楚之下何求弗得一有浸淫旁及蔡王之語不識 陛下將如何處之莫若略治所告及被告之人祖見嫌怨情狀並流之嶺表以示天下神器非人心天命弗得非口舌強力可爭也示天倫之愛銘天下莫之奪也雖善為間言莫之離也

儻形被牘有瑕可指一入胸次終身不忘雖父子之間尚未能磨滅况兄弟乎迹不可泯隙不可塗則骨肉離矣 陛下將何道以治天下也蔡王萬一象犯霧露之疾 神考在天之神靈豈不知之 陛下將何面目見 神考於太廟乎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至德要道足以風動天下未有不自親始者也惟 陛下深留聖意

論邏察

江公望

臣聞人君明目達聰所以通下情也前有梳左右有鏡所以防太察也太察則聞人之過下情不通則不聞已過聞人之過則姦生而刑滋不見已過則心塞而禍萌此周之厲王以防口而召亡漢之顯宗以耳目隱發為明而速亂也邏者之興推求其意不過以求瑕獲匿鈎致盜詐出於不備適發如神此一酷京兆之俗才爾

使京兆為之猶可羞矧以天下為度海內為家而為良京兆之不為者乎 陛下即政之三日一切罷去天下聞之翕然歸心開口張膽人人自安告許不長風俗向厚比聞稍稍復置舊額通為七十人一人量以十人為耳日十人之中一人又以十人為之散之通途求巷不啻數十百人矣夫婦醜詆之言仇隙怒傳之語增情飾狀趨隱挾伏何所不至人人踟躕各各疑慮親戚不敢誠朋友不敢信目不敢注觀手不敢直指若此定非清世之美事也昔吳主孫權用呂壹輩舉罪糾姦纖介必聞深按醜誣排陷無罪以作威福步鷹力詆其非權尋誅壹覺悟尚早蓋小人因緣銜命不務奉公利在憑藉威勢杜絕人口公然作過使上聰不達威柄潛移刑及無辜睽睽萬自由聞人之過不聞已過之所致也老子曰察見淵魚者不祥以察為明是誠不祥之兆也 陛下豈不思畿甸

之外非 陛下之民乎人各有口能使之嘿嘿不議 陛下取事乎既不可掩於天下何獨察察於輦轂之下以為明哉語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信乎有道不可得而議也伏望 陛下以道御天下使人蕩然不疑無得而議何為蹈吳之故轍而不知革彼猶能因言以誅壹輩孰謂 陛下鑒此而不能之乎願黜獻議之人通舊額人數一切罷去除禍者必鋤其根植福者必封其本毋謂昔有額而不可去也其根尚存枝葉也日復生矣不可不察

論馮漸

崔鷗

伏龍六月一日詔書詔諫臣直論得失以求實是此見 陛下求治之切也然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其餘擢君要路以待相繼而用者又充塞乎臺省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冠則一故吏來更持政柄互秉鈞軸歷千百年無一人立異雖

萬子孫無一人嘗已此蔡京之本謀也安得實是之言聞于
下且如馮漸近日上章其言曰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此妄言也
昔王安石除異已之人當時名臣如韓琦富弼司馬光呂公晉呂
詢呂大防范純仁孝威以異論去逐布衣之士誰敢為異乎士
書負笈不遠千里游于學校其意不過求仕宦爾安石著三經之
說用其說者入官不用其說者黜落於是天下靡然雷同不敢可
否陵夷以至丁今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而尚敢為此說以笑惑
人主乎又曰崇寧以來博士先王紐于黨與各自為說附王氏之
學則詆毀元祐之文服元祐之學則詆誦王氏之說尤為欺罔豈
有博士先生敢為元祐之學而詆誦王氏之說乎自崇寧以來京
賊用事以學校之法取士人如軍法之取卒伍大小相制內外相
轄一容異論者居其間則累及上下學官以以免廢錮之刑待之

其意以為一有異論則已之罪必暴于天下聞于人主故爾博士
先生者敢詆誦王氏乎欲乞下太學取博士講解覆視則解之誕
信見矣至如蘇軾黃庭堅之文集范鎮沈括之雜說畏其或記
祖宗之事或記名臣之說於已不便故一切禁之坐以嚴刑購以
重賞不得收藏則禁士之異論其法亦已密矣漸言服元祐之學
詆誦王氏之說其欺罔不亦甚乎欺罔之言公行則實是何從而
見焉先王之求實是亦有道矣傳曰皇帝清問下民周官詢于衆
庶孟子以不左右卿大夫之言為然必詢于國人則實是見矣臣
乞以漸所上章并臣之章垂於象魏揭于通衢以驗國人之論而
賞罰之以戒小人欺罔君父者此 陛下之福天下之幸也取進
止

臣鷗近上章論馮解未家施行解復遷吏部侍郎此士論之所
共憂臣適當言責不得而已也觀解之意不過於徇以熙寧元豐
之法為治緣解乃熙寧元豐人材之一也已之說行則身安已之
說廢則身危非為國家忠計此天地否泰所繫國家治亂之所自
分不可忽也昔在 仁宗 英宗時選天下數朴敢言之士以遺
子孫而王安石用事皆目為流俗之人盡逐去之乃自為新說以
造士號為新美之材充塞乎朝廷而人主不聞天下之安危矣元
祐之初相司馬光收 仁宗 英宗時人材用之故 宣仁聖烈
皇后擁少主不出簾帷而天下治問其四夷則率服矣問其盜賊
則消弭矣問其軍士則豫附矣問其百姓則富樂矣當是時天下
之勢安於泰山及章惇用事斥之於瘴海炎荒之外蔡京陰蓄異
圖兇謀益熾於是盡收熙寧元豐時人材用之誘以美官餌以厚

祿於是海內小人波蕩而從之萬口一詞迭相唱和為紹述之論
以誑惑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諂佞矣紹述同風俗而天
下同於欺罔矣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矣紹述造士而人材乏矣紹
述開邊而四夷交侵胡虜犯闕矣此用熙寧元豐人材之効也譬
之治疾一醫治病而病愈一醫治病而病壞此賢否不待較而明
也且元符末以連年四月朔日蝕四月者正陽之月古人所忌詔
求直言應詔上書者數千人蔡京因此以除去異已者乃遺腹心
之黨考定之分邪正二等同已者為正異已者為邪解與京同者
也故列於正等權以不次而異於京者京皆指以為邪陷於罪戾
凡數千人近者 上皇下責躬之詔其言以求直言奪於權臣反
歸咎建議臣僚然則前日附會蔡京號為上書正等之人皆今日
之罪人也 陛下嗣服之初天下觀 陛下好惡是非以十世之

興衰今用蔡京二體矣

人非 上皇悔過之意天下之士聞之解

天宋文鑑卷之六十一

